



ル 5
3258
35



門 儿 5
號 3258
卷 35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上

黃州府知府英 啟纂輯

藝文志

集部 文附

明

李文祥

字天瑞麻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傳詳宦蹟

請立新政疏

時孝宗嗣位文祥官吏部主事

為請立新政以保天命事竊惟帝王為政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興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夙聞仁孝懋著羣臣溢於耳目四海徧於口傳威望祖宗之業在此中興帝王之治由茲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集部 文

昭和十七年八月八日 購求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再造然舉裘必挈其領張網必提其綱今之綱領實權與法不先提挈無由舉張往事難追多言徒咎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言之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大學士參贊萬幾分理庶務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墮責歸鮮城狐之託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位多小人權由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變於轉移讎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設冗員阿順者則接引超遷違忤者則毒讒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人身之疾病實腹心之癰疽伏望陛下密訪渠元明章國典少留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妙選大臣親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猜疑或相朋比爲私許令科道面劾自今內侍仍有恃威脅制弄權囑託者許得奏聞區處閒傳內批密旨亦許執奏封還俱爲定規權一於此則體統正

而近習不得分矣立大明律罪犯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故善惡知勸懲之方貴賤明等威之辨國體益尊民志素定頃者法司惟徇己私不遵成憲豪橫有庇者雖重罪必寬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必鉤距惠及姦宄之雄養成傾頽之俗綱紀盡廢詐僞滋興豪室僭王侯之居富民擬公卿之用崇玩好而費民財飾虛器以耗國脈伏望申明律令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如有罪不當科獄囚情異者必連坐以懲不恪稽古定制乞示頒行其長惡稔姦之徒務令巡察等官嚴加督訪貴倖必懲豪黠罔赦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致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可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臣竊聞致仕尙書王竑王恕孤忠自矢獨立敢言年力未衰尙堪效用南京刑部主事林俊思南府推官王純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皆抱忠貞兼優才識論其全德容有小疵要在良工固當大用伏
望起竑等置之公輔俊等列居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補
裨此非微臣私言實乃士林公議且人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
人豪傑不免惟茲士庶不盡愚庸但恐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
促輟下之駒偃息籠中之雀豈不思奮顧此牢形亦知媿乎素尸
每託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誰無義理之心性但中人不免身家
之累能知媿負是亦名流樂其危菑斯爲下品伏望明照庶物公
選羣寮其閒素分不材甘心無恥營私罔上違天蠹物者小臣則
遂罷黜大臣則禮遣歸少礪士風庶華國憲餘可自新者一切賜
以明詔感其良心務使驅策以圖實功不容退託而逃清議東方
朔諛諧之臣以武帝爲君力陳規論裴矩隋之佞人逮唐貞觀閒

亦強支持黽勉忠良之列旣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如此則
權一而事不悖法立而永無愆國政日新天命世眷信可以中興
信可以再造副羣臣之望符四海之思臣生斯世際斯事甯不爲
萬古之一快也哉抑又有當急正而不可須臾緩者初臨大政之
時衆皆竦仰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民庶
覘之以休戚其情治亂安危在此一舉虛心聽納漢宣帝以致中
興屈己求賢宋仁宗由之再造今欲立致太平莫若先開言路言
路開則羣邪懼伏君德益修仰冀內宸必能察此伏讀前詔乃獨
見遺祇許科道內彈仍以挾私逆阻臣竊聞之犯上千主其罪可
知乖忤貴臣禍在不測人欲十言其一猶懷反噬之憂誰敢無中
生有輒快報復之計此必權倖小人自慚不軌私相交語以爲初

政之日義士彈冠若不懼以危言討以定律則必暴我姦情縱使免禍一時亦必貽譏萬世用是壅蔽聰明豫示不軌欲箝衆口於未發不虞姦狀之彌彰且復以風聞妄言爲禁夫朝廷京師之極京師四方之極政事之或是或非臣寮之一善一惡譬諸日星麗天誰不知其昏明河海振地誰不知其深淺使俱排以風聞謂不可信則謂孔顏爲賢未必皆由己見指盜蹠爲惡是亦出於口傳人心允愜士論不疑况古昔帝王懸鼓設木自求謗毀言之縱非其情聽之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遽欲沮止李林甫持此說以亂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遠近駭聞賢愚驚愕伏願速頒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姦謀使彼知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痛示懲於既往庶知戒於將來且今言官迹其論列不無奮激之偏要

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少霽嚴威輒假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嘉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謀猷可採者獎其能而急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搖於衆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儻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無嫌疑乞賜片時引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讎但能隨衆以浮沈終可厯階而貴顯顧念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吉凶休咎義實相關隱默欺謾心則安忍故今日者不避斧鉞力盡愚衷片言有益夕死且甘草木同區幸生何補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王廷陳

字稚欽黃岡人正德丁丑進士傳詳文苑

志雨

吳侯治黃之壬辰春不再至首夏炎曦布威廣澤化陸空揚於畝
潦除於池霄漢滌雲林麓忌焚居者病汲飲者競滴峻不在田農
不于耜且麥秋也逋民族攘客據主場炊煙在野是故困不專貧
憂不但智國人謀而請於侯曰其使巫侯曰天則不再而望之巫
愚毋乃已卑乎曰某水之淵龍宅焉其怒諸雨可致也侯曰人則
不能而索之龍於以致之毋乃已疏乎曰數富之實而罪其出惟
賑之侯侯曰公則不儲而恃富之藏彼實應且懟抑澤未窶及而
首以懟富以是期濟也毋乃已艱乎曰然則何如侯曰咎在予卽
予求之其可矣令於國中市不屠道不除輕罪弗繫纖訟輟聽貶
食省用已徵減從去蓋謝乘禱於壇昕夕至其衷疚其辭傷其容
若將隕越於地國人曰君無病乎其何以小人之故而病吾君侯

聞之曰民病是虞吾何愛焉如是者日行之不雨旬行之不雨月
行之乃令於野曰修而隄防達而溝洫監而竇視而築展而具宜
而種時雨且降令之明日壬寅雨至甲辰陂池滿受原野流溢山
麓改色田畷在田農人倍作婦子喜饁逋者反其室廬攘者修讓
悲吟者歌國人曰君實生我敢不拜賜侯聞之曰天實悔虐於爾
有衆予敢或奸天則生汝而疑於予誣矣君子謂吳侯於是乎能
格天夫格天者在實非文之能夫侯始而罪己中而疚而不已終
而人功之懼其誣己夫罪己者凶而不委不委則日遠於戾而納
於順未有順而不應者也疚而弗輟履之以恆未有恆而不動者
也天功不攘弗侈弗張答休以遜未有遜而不益者也三者格天
之實也吳侯有焉雨也天豈侯是私

雨紀

一日黃之父老數十輩造夢澤子之庭而言焉曰我大夫郭侯守黃之三年爲戊申歲五月不雨逮夏杪禾且槁用軫我大夫率其僚齋禱而禱焉禱之三日大雨瀕槁之禾以回吾儕小人溝壑其免矣我大夫實賜之願得子之言以頌之也夢澤子曰雨也何如請言其狀曰是日也山川出雲鬱鬱蒸蒸族結朋徵薄如玄顏朝暾倏冥霖霖稍聞如筆如繩旣乃滂霈沸渭交灑互濺紛射側激散漫潄漑已則潢潦交於街塵湍瀨鳴於原隰漸如生於塵堞遂乃浸淫衍溢奔壑注溪而入於陂池以達於畎畝無坎不盈有量必受於是農畷之流命厥徒侶跡於阡陌之間覘睽窺竄曷室曷築殺其已盈引其未足然後攜厥婦子休隴自勞鼓枵謳吟樂莫

具陳夢澤子曰止此田父之雨何足以稱於大夫也曰大夫之雨可得聞歟曰可我大夫受命而來務佐百姓之急去泰甚之害布中和之政侵牟我民者則炎火是畀矣稂莠我民者則芟夷是加矣使我主上汪濊浩蕩之德滲漉於閭閻淪漬於心髓而又潤我以仁液滌我以義瀋遏我以禮坊警我以法湯肉我枯瘠澤我顛顛雪我煩冤激我靡頹是故不電而明不雷而威不洙而濡不溼而滋洽物人人窮高極深此吾大夫之雨也汝知今日之雨也而豈知吾大夫之雨於民也亦已渥乎夫其雨於民者之渥也用是能說於鬼神而孚於幽隱故一旦陳忠信之辭求咎吝之實黜巫虺之謬後露跣之文卒使上天悔禍義和紆馭屏翳效職祝融收烈汝知禱之輒應也而豈知吾大夫之禱亦已久乎汝獨不見昔

之鄰大夫乎嘗罪雨矣而不知己之雨慳也嘗罪禱之不輒應也而不知其禱之素昔者非且乏也於是諸父老喜而言曰吾儕小人乃今知我大夫之雨又知其禱不在今日也遂退而謀登其事於石曰使後之長民者知雨且知禱也我大夫不及知之不能止也

贈謝爵來雨序

爵甯州舉人嘉靖元年知蕪水

謝君令蕪水壬午春三月不雨民戚曰何以播君步自邑壇禱焉雨越四月不雨民戚曰何以植君步自邑壇禱焉雨越五月不雨民戚曰何以穫君步自邑壇禱焉雨邑人歌之為來雨之章王子聞之曰歌也足為長民者風矣帝也豈民棄夫錫蕃育庶靡不民焉供是務殖也或雨靳焉食且不粒以弊務殖之而復以棄也其

否也矣是孰用棄棄吏也吏也者族民而臨之始為帝殖者乎不德而賄帝其曰吾且氓殖不有於民之室而吏橐用盈是以吾殖賄也故靳焉不愛棄民昭吏棄也君之政聞之矣敏而思達而執肅肅而惠法不勢貸其仆也勁者先苟民庇焉不惜冒法罰邑人宜之乃不吏亦靡不禮帝其曰令良吾氓殖焉今不有也禱輒雨豈惟殖民不吏棄焉昭其良也傳曰禮有所焉有報焉夫偃僂而趨匪其衷也即湯焉以其軀犧巫也感而酬豐品是事而幸帝之私也謂帝需乎君也不然乃不雨曰予也帝何意焉其雨矣曰帝也予何力焉夫始不好帝之命既也不有帝之功是謂對帝之休帝其永庇之矣

喻希禮

字節之麻城人嘉靖癸未進士傳詳宦蹟

請溥恩宥過疏

爲溥恩宥過以迓天休以彰聖德事臣仰維皇上祈嗣禮成蓋上天篤生聖人爲中興太平之主必生聖嗣以開億萬載無疆之休其保佑眷顧之隆必有無待於求者惟陛下推曠典殊恩以迓帝祉則昔人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陛下敬天勤民十年於茲往者大詔天下一應罪犯悉從赦免今歲大辟又免行刑天下臣民咸沾聖澤惟近年得罪諸臣遠戍邊徼者未蒙宥放豈其罪大惡極不可輕縱者乎臣竊謂今日招和致祥履休迓祉不在設壇建醮之彌文而在悔過宥罪之實意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陽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積於虛空不用之處陛下好生之德與天爲一而獨遺遠

戍諸臣穹廬絕塞無生還之日豈盛朝之美事乎今之論者謂大禮諸臣同聲附和誠可罪矣大獄諸臣謬持偏見誠可罪矣然自臣言之議禮者自謂效忠議獄者自謂執法以效忠執法之臣一不當陛下之意而卽終其身流離於萬里沙漠之外臣恐懷忠義之心者未必不聞風而懼矣原其心而宥其過矜其愚而憫其不及是亦聖人無棄人之意也且聞遠戍諸臣有父母存而不得養者矣有沒而不獲送者矣諸臣之罪縱可深惡而所託以養以終者亦可念也歷年已久懲創已深臣之得罪於君猶子之得罪於父也子之得罪於父悲哀號泣必求父釋之而後已諸臣望陛下以釋之者亦非一日也近聞諸臣有沒於邊徼者旅寓無依其情甚苦數年之後彫零殆盡雖欲仰瞻聖化而卒不可得矣古聖王

設鐸懸賞以求直言敢諫之士而陛下乃使建言諸臣彫零殆盡於邊徼豈所以風天下乎伏望體天地好生之心推父母愛子之念急將遠戍諸臣量其情之輕重或稍移近地或恩予赦免非惟諸臣感生死肉骨之恩而中外臣民歸頌聖德前星垂耀無待祈禱而聖子神孫絲絲無窮矣惟聖明俯賜矜察臣無任悚惶待罪之至

耿定向

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傳詳儒林

救海忠介疏

爲披瀝血誠懇祈霽天威葆太和以彰聖德事臣草茅下士竊食陛下廩祿十餘年矣伏見陛下端拱宥密而注措常周寰宇虔共上帝而意念切在民瘼此中外大小臣工所共明也亦所共戴也

臣聞戶部主事海瑞者僻處遐陬歷任遠方未能仰測聖心乃謬執有犯無隱之文敢肆狂愚直戇之語中外臣工咸謂其罪立死無赦矣荷蒙聖明不卽誅譴優容數月天下臣民咸藉藉仰頌陛下如天之仁而貸瑞狂謬之罪也何者君仁則臣直又曰君聖則臣直自古記之矣邇者又聞陛下下旨逮瑞送付法司流傳欲重罪之夫陛下容忍於數月之前而震怒於數月之後誠如天之包含肅殺曲成萬物而不可測矣但臣竊觀史冊所載自古狂戇之臣不學無術者每每拚一死以徼忠直之名而不恤蔽君之德臣竊憾之然而古昔之君或容而生之則光昭載籍天下萬世稱仁聖焉是人君之德之盛故得狂直之臣而益彰也昔人有云諫者之愚戇示君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君之能恕信哉是言矣乃今

瑞之敢於狂戇而不知者豈不知其身之立至齋粉哉臣遙度其
心或亦欲拚此一死以博後世忠直之名者耳儻奉行諸臣不明
陛下曲成之意而一旦即致之死竊恐蔽陛下仁聖之德使彼幸
微忠直之名雖曰罪之實成之也且其言雖狂悖而心實忠愛則
又何罪焉伏惟陛下少霽雷霆之怒暫寬斧鉞之誅則陛下仁聖
之德上通元穹下徹九地太和保合而聖壽益永無疆矣夫陛下
仁聖之德益彰而狂戇之名益泯此臣狗馬血誠實效忠於陛下
而非為狂愚小臣游說也惟陛下熟察而回之臣干冒天威不勝
戰慄隕越之至

劾吏部尚書吳鵬疏

為糾官邪飭吏治以固邦本事近該兵部題覆兵科都給事中王

文炳題為倭寇猖獗懇乞聖明申飭督撫臣工等因該兵部覆奉
聖旨安民在守令得人近年各官恣意貪殘剝害以致百姓困苦
這所議是吏部都察院便行文與各該撫按官將司府州縣正佐
等官嚴加考察貪暴殃民的限一月內指實奏來處治欽此臣有
以仰見我皇上汲汲安民之盛心也臣聞之書云民惟邦本本固
邦甯詩云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夫保邦之道誠在安民安民之責
誠在守令陛下興念及此固宜永保邦家於萬萬禩矣但臣竊謂
本正而後末治源潔而後流清銓衡者守令之本源也欲察守令
之貪殘而不察銓衡之淑慝是舍本源而求末流臣慮其難矣臣
往見謁選者下自吏丞以至科貢諸途未聞有無因而得美缺者
故未任之日已積負累千指望剝民膏脂而償後欲責其恤民不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貪是引犬上堂而叱之下也不特此也卽今部院府寺之屬資俸應陞司府官者其始也必講講以賄也其去也必謝謝以賄也否則雖資俸應陞勿陞矣卽陞亦未必如意矣及其到任也曾未及其於當路必有問安之禮歲時必有慶賀之禮至歷俸將次則因公差朝覲而通賄講陞或令家人狎吏而通賄催陞如是卽得速化否則雖治行第一資俸應陞勿陞矣卽陞亦未必如意矣彼任守令之恣意貪殘而不恤民者拚不爲官者也苟有愛民之心其貪殘猶不至極今美缺以賄得美秩以賄陞是貪殘者不惟肥家且得榮身苟非實心愛君體國孰肯安於偃蹇坎坷而不貪殘也且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也卽今督撫之臣陞任之日輒取藩司庫藏動數千金名曰謝部相沿爲當然固然恬不知怪其不盡然者

可指數也如此又何以禁守令之不爾也凡此皆中外所共見共聞非臣一人之風聞浪說也推本所原秉銓衡者惡得辭其責哉參照吏部尙書吳鵬素頗曲謹亦微時名遭逢聖明陟居冢宰固宜委身殉國公爾忘私以爲百官率也矧今海內多事財訕民窮仰塵聖慮鵬爲大臣獨無分猷共念心耶何乃竟替初心不終晚節雖少有自好之意顧全無特立之操澳涇脂韋如木偶然者何也臣謹按其蹤跡顯著不厭公心者爲陛下言之夫冢宰號稱天官以奉天而不私也今天下公道惟科目一節猶存耳乃董份鵬之壻也吳紹鵬之子也壻主試事而子竊高科羣議已沸騰矣己掌銓衡而子擇美秩是豈祁奚之公心哉無亦焦芳翟鑾之故智也矧秩宗典禮之司宜優文學者居之以文學言蔡茂春固會試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第一名也止授兵部而紹以乳臭孟浪之子乃得禮部其何解於士論哉夫以百官之長先爲登壘之行又何以禁天下之守令不貪殘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一也臣前任行人時聞江都知縣李一科差吏丁守仁同伊妻弟持銀數千兩潛此營陞吏部臣時嗤其駭意謂清朝安得有此等事及臣差回而一科果陞本部主事矣臣痛憤撫膺以爲科則可誅顧授之者誰忍負國家如此也隨有御史林騰蛟指實一科贓罪論劾仰蒙聖斷罷回聽勘臣躍足合掌稱頌聖明且慶國家尙有忠直之臣曾未幾時而騰蛟出爲僉事矣蓋近日御史陞僉事抑之也又查得前禮科給事中袁洪愈劾前文選司郎中白璧等貪污當蒙聖斷將白璧等罷斥中外稱快乃今洪愈淹滯累年矣伏思陛下於二臣者旣已用其言固

將顯其身而鵬乃抑之是直欲箝言官之口使皆垂首濡足於門俾得肆無忌憚而不欲其效忠於陛下也此其心何逆哉或曰彼尊衙門然耳夫球琳寶器偶積垢穢或爲洗滌固所以珍之也主人顧可怒而斥之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二也臣又訪得前文選司郎中何海晏鬻爵納賄穢跡昭彰卽據騰蛟疏皆鑿鑿可指已奉明旨謫調示譴曾幾何時卽陞河南參政是陛下所欲黜者彼固以私庇之又訪得前驗封司員外宗臣本以夤緣李默得改吏部後因考察自度不齒浼求外補人猶憾其漏網亦幾何時卽陞福建提學副使提學士人所宗如此干進無行之人卽文藝可觀豈足當茲任哉吏部以貪敗者胥得私庇凡居吏部者何憚而不貪居吏部者旣貪又何怪爲守令者之益貪也此臣之不足於鵬

者三也臣初在吏部便見今文選司員外張九一陞入爲稽勳司主事中外鬩然嘲之曰此財旺生官者也或指之曰此官身價數千金矣臣始未信隨訪彼先任黃梅知縣全無實政一味剝民奉迎以要譽耳其所以得陞吏部者實假手伊妻父王監生潛此爲之納賄營求也旣居要地遂稔前非據今汝甯府同知楊秉和納賄七白金於其家差吏商城人龔勝在此坐催爲屬陞南京刑部員外此其貪跡之可指者其他得於人言而未有指實者不止一二人也夫以乞播丐子之儔置之銓選華要之地是爲天下貪殘者樹標幟又何以禁守令之不貪殘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四也夫因能授任因資敘遷主銓者宜自有定論往有京堂缺出漫無可否顧曰俟彼自講定然後好處或曰事不在我致使講者車馬

紛馳如羣兒爭餅此豈盛世所宜有哉獎恬退抑奔競銓衡職也士風若此鵬得無動心耶至於蔡克廉病夫而擬陞南部尙書沈坤惡人而改補北監祭酒雖曰會推主擬者誰乎何不辨之早也向非聖明獨斷則計曹止爲養病之所而太學將爲播惡之區矣在朝之臣鵬尙不能甄別况能使天下守令得人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五也夫吏部爲六曹之首而冢宰又爲四司之長非徒曰吾自潔而已必能約束其屬使皆肅然不玷清議而後可以正百官也乃今司府縣官入覲者公差來者改調與起復者督撫陞任者於各司私門納賄猶委曰不知至盈筐書帕公然送於署中視爲常規曾不之禁其中卽有清謹自守之士亦皆制於成風而懼特立之難容矣夫本部旣受司府之賄以爲常而今移文撫按以

察其貪臣恐卽不反脣亦腹誹也又各司貼班官吏不可計數甚至家之庖丁乳母悉取償於此中間有等貧寒無力者往往陵轢於輿阜窘辱於僕廝其情殆有不堪問者夫此官吏雖微他日亦均有一命之寄者今身被貪殘於此又可責其不貪殘於民耶僚屬之內尙爾狼籍又何以禁天下之守令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六也卽此六者大小臣工孰不心非巷議顧未有爲陛下言者蓋以本部職擅黜陟且根據株連人懼斥擯故甯負陛下不肯負吏部耳臣每念自育庠序暨登仕版自頂至踵毫髮皆朝廷恩也卽甘擯斥忍負陛下哉用是不敢顧忌昧死盡言伏乞聖明先將臣考察心行如果懷私妄論乞照浮躁不謹事例亟行黜治如察臣言有據不誣乞飭鵬自疏陳或容令致仕別簡公直之臣或重加

切責使勵桑榆之節仰惟聖裁其何海晏張九一宗臣吳紹等乞賜查究分別黜治以爲貪汙奔競之戒則本源之地肅清而官邪警守令之貪自戢而民生遂財用由之以充邦本由之以固矣

瞿九思

字睿夫黃梅人萬曆癸酉舉人傳詳儒林

陳情疏

爲恭謝殊恩兼陳微悃懇乞聖明憐臣衰病免臣赴任以終餘年以畢餘業事臣原籍湖北黃梅人中萬曆元年本省鄉試尋以縣事褫革節經先後撫按臣昭雪薦揚於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內蒙禮部會同都察院題覆伏蒙聖恩復臣衣巾本年十月復蒙聖恩從吏部請授臣翰林院待詔奉命之日不勝惶懼夫翰林地近職親爲清華之選待詔承顏納誨可應對之官是必一代名儒庶幾

無忝厥職臣何人斯遂辱斯命臣少習先人之業挾策而上賢書原非矯語巖穴者無端受謗遂隸編氓光天化日之下獨爲向隅之泣每北望神京不禁乘風引領之思豈徒傷其寸長尺短不得一自效於明時臣之戀主之情根於秉彝浹於夢寐亦臣子之必至也今者陛下一旦拔臣於幽廢之中錄臣於顧問之列解臣冤抑發臣肺腑天高地厚莫喻深恩臣有心胸獨不思生至闕庭百叩舞蹈以鳴千古之盛遇顧臣今年六十有五矣元氣耗於思慮血氣侵於寒暑手足委頓耳目昏眩此皆臣鄉黨及臣從遊之士所明見知雖欲伏闕以陳微悃其勢不能第念聖恩不可以久羈官職不可以虛糜臣旣不能以力疾赴任敢無一言以答聖恩之萬一查得先臣被聖恩者率皆敷陳時政今堯舜聖神在上皋夔

輔弼於下師師在朝濟濟布列臣又復何言且極知草野之士淺見寡聞無裨宏謨遠略然一得之愚發於感激亦不自知其迂疎也先是萬曆甲午纂修正史榜求天下知樂之士而所得張敬李文察猶不甚精在樂則疑於淺近在詩則疑於散佚臣載觀秦漢以來歷代輿圖漢則分爲六十二郡唐則分爲十道宋則十八路獨我朝兩京十三省宛然與周詩二南十三國風符合此殆天意欲國朝詩樂比隆成周臣不自揣遂欲作爲明詩以準周詩如兩京則準二南十三省則準十三國事屬郡國者則準小雅屬京師者則準大雅以廟陵鄉射賓祭樂章則準周頌以天下藩國四彝蕃國朝聘燕饗樂歌則準魯頌以歷代帝王陵廟樂歌及兩雍闕里天下儒學祭孔子樂章則準商頌卽於某詩幾章幾句之下

博考國家典故著為機宜以便省覽至於音律未叶終不可被之
管絃又嘗以司馬遷李文利二說就中審度定律呂分寸合之易
範律一一相符夫以臣之固陋豈敢自謂知樂顧竊念肅皇帝及
我陛下加意禮樂大典關係匪細神人賴以和協萬物賴以昭蘇
昭德象功於是乎在故臣不識忌諱謬欲以所見著為詩歌務使
詩與律相比律與聲相諧洋洋乎登歌戛擊之餘無異成周之盛
然後於臣心始快臣願始售顧困於貧病六七年所而尙未成編
伏願陛下察臣病因並無虛飾敕下吏部免臣赴任使臣更加考
驗百無一訛然後獻之明廷以備太平之一助至於臣之生平別
所著述如六經以俟錄等書數年之內漸有成績臣苟病骨垂延
未填溝壑他日並得以芻蕘一得之言恭呈睿覽庶幾上答聖明

不次之恩下畢微臣深自引退之素此臣區區之本懷也緣是具

本辭謝冒瀆天威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得旨歲給白米六十石助著書書成另擢用

王大謨

字維允廣濟人萬曆庚辰進士傳詳宦蹟

議禮疏

時官刑部主事署郎中

為熱審屆期懇乞聖明酌定遣官之禮以尊詔旨以全國體事臣
聞法者制於已形禮者示於未形法緣禮而生禮緣法而重合之
則國朝之大體存焉其有意起於一時而弊沿於今日事若細微
而實上冒不敬之嫌下失協恭之誼者則禮之所不敢出而法之
所大禁也臣法官也典在邦禁凡事關職守而揆之義有未合臣
得以三尺隨其後若今熱審遣官行事之禮是已臣請為皇上陳
之我朝欽恤刑獄夏月例有熱審初止決遣輕犯及出獄聽候而

已成化以後始有重罪矜疑輕罪減等疏枷免贓諸例五年一命
司理監太監一員會同三法司堂上官於大理寺審錄於時事出
特恩禮非夙議諸凡接見坐立行事之儀不見於令甲不備於明
文惟相傳正德間始座中官於上而列諸大臣於旁然竟無所據
也累朝以來當事諸臣亦惟知肅將天威章宣德意彼見夫纍纍
械繫者方爲之求生而不得又何暇辨論於禮節之間耶然禮有
可以權宜而事不妨於仍舊者必無關於國體而後可而此非其
比也方中官奉敕到寺當卽開讀以便諸臣行事是此堂之上詔
命臨之卽天顏咫尺之地矣以故諸大臣列於左右而諸執事之
臣趨走於其前者誠畏簡書非因使臣也乃使臣則儼然於上而
不以爲異豈獨無人臣禮耶如曰中官奉有特命禮固應爾然臣

伏讀十四年敕書原係公同審錄則法司諸臣亦均奉上命從事
者尊則俱尊不宜別有軒輊也夫朝廷之事猶一家然大臣者陛
下之子孫也中官者陛下之臧獲也子孫舉事而令臧獲視之又
偃然俯而臨之使天下後世謂國家有無稽之禮文而中外無畫
一之體統甚非所以尊朝廷而重當世之士也且使臣之重不緣
坐席以爲加損矣其命下也一臺臣一部臣登而請之其至期也
諸大臣肅之其具疏也諸大臣後之若此其隆且渥者亦惟是我
皇上之威命也乃不能虛堂上之尊以奉詔旨此臣之所未聞也
大抵其始起於一時之草創固不虞其後遂因循而不可改耳卽
奉命之臣亦往往狃於蹈常而難於慮始卒未有以上偪詔旨下
陵同事爲使臣忠告者也方今聖明在御官府一體竊聞內廷供

事之臣皆小心謹慎不敢踰於禮法之外者計必有以及此第平時未經酌定則臨期不便遵行脫有參差恐乖事體合無請乞皇上敕下法司會議停妥於使臣奉敕書到寺之時先捧置敕書於上次列諸臣之席於左右自使臣而下各有差必欲全使臣之尊而無失欽遣之體則請列於左隅之首仍高其座以別於諸臣是亦至貴倨矣將使堂下繫纍之夫與遠方觀聽之衆俱仰見夫天恩之在上而目擊夫禮讓之雍容其有不回心革面以輸情於諸臣之前者未之有也是一轉移之間而所繫於國體人情者非淺尠矣臣不識忌諱徒以職守攸關輒敢效其款款伏惟聖明裁察見諸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樊玉衡

字以齊黃岡人萬曆癸未進士傳詳忠義

請建儲三疏

案此疏未見全本謹從樊良樞撰樊太常傳內節略登載

臣聞賈誼之言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早論教古者人生八歲始入小學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以至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莫不入太學國家制度祖宗貽謀有此名分然後有此官屬有此位號然後有此等威未有不讀書而可以凝圖不正位而可以出閣者今皇太子生九年矣以主器則繼體爲震以天顯則同氣爲尊以承華則毓德爲盛今且踰古人入學之期名不正則人心疑蒙不養則聖功疎我祖宗朝子均以嫡纔勝衣冠便受璽冊其爲根本計有不勝豫焉其爲輔導計有不勝夙焉何者懼其疑與疎也間一涉疑與疎而邦本之艱危天位之逸豫不可言矣臣無暇遠計卽我皇上冊立之年與學問之期視今皇長子

不已早乎皇上將畀皇長子以天下獨不思舉其治天下者而畀之乎今日不立而種種危疑將有明日乘之者則見以爲急而實緩也今日不學而種種邪僻將有明日乘之者則見以爲早而猶晚也宋寇準之告其君此事謀及婦人謀及中官皆不可唯斷之聖心天下幸甚而唐李泌之諫德宗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今日之炯鑑也夫斷而必行鬼神且避其鋒天地且助其順而况中外宵儉如斯高京豐之輩乎

案此疏上於萬曆十八年時官御史

皇長子之必爲太子也天下所共知也我皇上平日雖閒有難色然不過曰待其稍長曰再遲一年初未嘗有所謂留待中宮之說今天地祖宗垂精儲思於上四海臣民延頸企踵於下萬口一辭

想見冊立而忽然藉口於立嫡之訓以脫手於親王之封爲謀雖工而人心愈不敢信爲說雖辯而人心愈不敢從天下耳目豈能盡塗乎如謂長幼已定名分自存冊爲太子固當爲天下主封爲親王亦不妨爲天下主而不知千石之重加銖兩則移宦官宮妾當前而逢左右近習見利而合異日事勢其能逆覩且輔臣志舉臣位皆新拔自夢卜之中而元輔錫爵又獨際君臣魚水之遇四海仰望在此一舉相與唯唯諾諾展轉附和陰翊嬖倖之蠱邪陽塗輿師之視聽顯邀翼戴之虛譽暗市觀望之私恩成受其榮敗不與禍里克之中立將見於今鮑牧之誰非又在其後此三臣者何以謝天下而皇上安用此三臣爲也臣竊爲皇上計誠無難者冊立太子是二十年之旨也並封親王是今日之論也莫若兩信

而俱行之斥蠱惑之私謀奮乾剛之獨斷皇長子照舊冊立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根本永固而枝葉並茂億萬年磐石之安孰

加於此

案此疏上於萬曆二十一年時傳有三王並封待嫡冊立之旨

我皇上御極二十有六載幅員萬里威令八荒竈無煬突之姦阿鮮倒持之柄不可謂不治矣獨奈何於根本之地缺焉不講上感天災下徵嶽沚遠近藉為口實桀黠生其心機若今日皇長子不冊不冠不婚以重貽天下大慮者乎昔人謂大臣不敢言故小臣言之今大臣之言亦已屢矣近臣不言故遠臣言之今近臣之言亦已勤矣臣最小最遠亦曾履文石之陛遙執戟之班荷蒙國家數百年養育培植之恩於此畏鼎鑊避鈇鉞而不一極言之天下後世其謂盛明何我皇上十齡嗣位天縱聰明古今善敗何所不

鑒於中一則曰父子至親再則曰兄弟有序炳如日星昭揭海宇而今日人心皇皇若不勝其杞憂者則以所信者不在皇上之空言而在皇上之實行也所疑者不在昔日之溫語而在今日之遲回也何則數年以前皇長子尚弱藉口從容猶可言也今且十七齡矣男子願有室女子願有家父母之心也臣庶之家冠婚亦必及時而况帝王典禮祖宗彝憲忍使天下萬世謂有子不立有子十七齡而不冠不婚蔑常棄典自此始乎夫天下者聖祖神宗櫛風沐雨而得之天下也冊立冠婚諸大禮者聖祖神宗貽謀燕翼而垂之典禮也祖宗朝豈無一二親昵之人而終不以愛廢禮先皇帝遲暮春宮天下猶或憂之而冠婚二禮亦未嘗過時不舉誠以昭繫望之重杜窺伺之萌監前古之亂亡建萬年之長策不可

易也今天下慮無不以皇長子之不冊立歸過於貴妃者而我皇上又故依違以成其過不知貴妃何以自託而我皇上又何以託貴妃於天下伏願我皇上亟聽公卿臺諫之言蚤定皇子元良之位而後冠婚大禮次第舉行使天下臣民不至鰥鰥然如有不可測之憂則名分繇是正宗社繇是安臣雖齋醢無悔也臣年五十如鴻毛之軀有補萬一則鼎鑊不足為臣憂鈇鉞不足為臣懼臣願得先伏重誅以上悟明主而下隆萬世磐石之安進效涓埃而退為出位言事之戒

案此疏上於萬曆二十六年時謫官全椒知縣

乞致仕疏

為聖恩高厚難報愚臣止足宜知謹瀝血陳情伏乞俯准致仕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事臣仕無中人之助言有狂直之辜風霜五六

千里瘴癘二十四年中經皇太后東宮兩赦不得開伍先臣前興隆衛教授煒疾終不得與諸弟侍湯藥老妻長子繼沒亦復半年得問臣荷戈卑溼之鄉屢遭悲惋之事摧傷五內遂染風痺調攝連年始復初體臣幸得及見休明拭目而觀太平之業又幸以前建白微勞得比覃恩起廢諸臣除授今職文憑到時值臣在疚徂夏具疏謝恩辭任至秋得報已蒙俞旨雖嘉其言而未許休其職時以部堂正官未到意俟春暖抵任申繳乞休不圖獻歲之朝稽首北視之後拜奠家廟感慕先人夙疾頓發遂歷三時朝夕藥餌雖神明無損而筋力已衰回思臣今所授之官不容坐論方將明罰敕法省獄慮囚雖在留都罔敢暇豫陛下以濬哲臨朝諸臣以明作就列而臣當過七望八之年抱福盡災生之恐即列擁帶之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傳尙有懸車之限况於山林痼疾麋鹿同遊久別簪紳不堪軒冕者乎臣前者自揣疎野上負聖明曾於辭疏之中稍及時事雖語無足擇而報下公車愚臣荒耄之言何幸得瀆聖聽臣始以言謫雖被謫而言終見錄竟能開皇考三旬之治與陛下萬禩之休雖曰臣二十四載禦魑魅於廣南猶之班鳩鷺於闕下也今臣荷陛下起用洪恩循省微軀莫能宣力故於前疏復陳十事幸蒙嘉納臣自維衰朽之餘得不屏斥已云福矣敢辱白雲之司於桑榆之景恐人將指臣曰是以言爲市而老不知止者也伏祈察臣愚衷鑒臣苦志准臣致仕於家俾得與擊壤之民扶杖而覩德化之成以終其天年則聖朝佚老之仁自臣而先受之矣

梅國楨

字克生麻城人萬曆癸未進士傳詳宦蹟

議征呼拜疏

爲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懇乞宸斷決機宜任宿將清弊政以消禍萌以安人心事近見邸報甯夏家丁劉東陽等賊上擅權據城掠堡此非常大變視唐藩鎮之禍猶有甚焉最可恨者逼使總兵張維忠疏列巡撫黨馨罪狀其二十餘條之內多係款寇以求題准遵行此其意蓋隱然暴揚時弊以煽惑各邊其謀更不軌矣當此寇酋叛盟之後邊計未定之時豈可視爲細故而不早爲平定乎今之議者不過曰變起倉卒衆由脅迫緩之可散其乍合之黨急之恐堅其致死之心不知各惡權勢已成蓄謀非淺其心必不肯悔禍其黨又無敢先發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狂謀愈成黨與愈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脅從愈多人心愈疑旣難以俟

其自定又不可嚇以虛聲外有句連內有觀望近者蠶食遠者震
驚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臣見御史賈希夷上請特遣一臣
不蒙採納止令督臣魏學會相機撫剿雖專任責成事理宜然但
學會素敢任事臣所推服聞變已久徐徐就道豈其乏應變之材
昧專制之義或亦有首尾牽制輕動爲難有不可以明言者况邊
事煩夥萃於一身方經營戰款之宜難專任討賊之事爲今之計
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分別無以宥無辜非詔赦無以安脅從非
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用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
賞無以作士氣科臣王德完請羅豪傑真爲濟時急務昨見甯夏
各堡多爲所制而平寇參將蕭如薰獨能相持則任將之明驗也
以臣私計求舊易於得人使功不如使過除各邊見任及已經調

遣不宜更議外若退閑可任則無如原任遼東總兵李成梁者屢
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皆負大將之才李
如樟李如梅又爲少年之傑其家丁自各有官守之外尙多同心
敢戰之人世受重恩必不自頹於末路屢經論列更思昭雪其前
功年力未衰威名久著各邊將領誰不畏服上下相信父子同心
不惟勇略足以成功亦且先聲可以奪氣若慮其權多分屬地非
素歷宜於文臣中暢曉軍情實心任事者公舉一人監其軍事謀
勇相資調遣隨便他如閑任及戴罪將領史宸張應和麻貴馬孔
英倪敏政等或素經戰陣或膽勇過人皆可隨軍使之自效若遼
東未代曠日持久或令伊子原任總兵李如松先往料理勒限起
行卽未必剋期擒勦斷足以制其死命天威旣臨不敢四出魚遊

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方觀望憚而自戢待首惡正法之後大加賑恤使朝廷威惠並行紀綱大振此機宜之當決宿將之當任也若失此不圖臣未見其得策矣然臣又聞之罅隙將成者當急爲補塞琴瑟不調者必改而更張今甯夏之變正罅隙將成之會而致變之由則琴瑟不調之驗也我朝邊事自洪武以至嘉靖一時也自隆慶以至萬曆十八年一時也自十八年以至今日又一時也蓋洪武以至嘉靖寇無歲不犯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守之勞無剋削之苦嘉靖以至隆慶和議旣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剋削之苦而無操練之勞今時則異是矣外實修和而內欲兼戰修和則不免仍剋削以爲媚寇之資兼戰則徒有操練而無首功之望臣前疏有云不加矜恤而剋削之聞使之治生

不給發身無階已逆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卽總兵張維忠疏內所列據臣所知有載在會計錄者有新經題准者有係甯夏舊例有在各邊通行諸如此類皆以節省爲重以矜恤爲輕暫行於無事之時尙難以得其心相沿於用武之日其何以免其怨巡撫黨馨不能變通而更爲嚴峻以致叛軍借以爲名鼓衆倡亂紀綱大壞人心動搖宜敕兵科會同彼處巡按御史逐款清查或係原舊有行或係黨馨作俑當因者明著爲例當革者卽爲調停此弊政之當清者也然其本則科臣王德完所陳有治人無治法一言蔽之矣如京營軍士素稱虛設有急則慮其孱弱而別爲調遣閑暇則畏其訛言而不敢深求臣前疏中思有以鼓舞之而言不見用近見侍郎王基條陳四事悉切實用臣叩其議論採之人情慷慨敢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爲人樂爲用若卽以本官授之協理聽其主張而又明賞罰均勞
逸察疾苦教技擊則數月而人心悅期年而神氣壯內之以護衛
神京外之以風示遠近仍通行各邊督撫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悉心條議毋畏浮言毋沿舊習惠行而威令可施政平而驕悍自
伏其有處置失宜苟且塞責訪實參奏別選賢能此皆救時之急
務轉移之微權伏乞採覽卽賜允行不惟一方之悖亂可平而各
邊之人心悉定督撫不至掣肘而外方亦將落膽矣其餘有關大
計先爲諸臣已言者臣不復瀆也無任懇切之至

議征倭拜後疏

臣見甯夏猖獗必得名將以專其任時雖豪傑如雲各有鎮守惟
退閑宿將李成梁父子素有威望紀律嚴明諸子家丁武勇可任

雖甯夏倭承恩父子號爲勇健而不知李氏父子之遠出其上也
諸臣乃慮其勢重生患有扼虎進狼之憂臣於此亦念之熟矣李
氏父子卽爲狼子野心自取覆滅但當防之於遼東握兵之時而
不當防之於廢棄離任之後况昔則危疑不安而今明主洞察矣
不以疑之之日肆其不肖之心而於信之之日反爲赤族之計其
愚悖速禍又出劉東暘倭拜下矣謂成梁爲之乎臣非不知諸臣
之心爲濟臣之所不及非相悖也但用人之道疑則勿用用則勿
疑上而疑下必不肯盡與之權下畏上之疑必不敢盡行其志將
領因疑而不受節制士卒因疑而不聽號令忌者因疑而肆其讒
敵人因疑而得行其閒欲專制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待奏報
欲假借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要結人心欲行法也人曰非有異

志何以立威欲待釁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觀望或與監軍謀而不合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督撫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與同心服而舍之則曰何故縱有罪以示恩抗而盡誅之則曰何故多屠戮以冒賞賜之而使其自殺則曰攘以爲功困之而致其遁逃則曰縱以生患無功則以爲怠玩以養亂有功又以爲妄報而欺罔首尾牽制手足束縛古如王翦樂羊或請田宅而後行或借機杼以自況以孫權周瑜義同骨肉必拔劍破案而後成功況未有深信之素而又示以猜疑之端乎臣固云今之將士殺身不足以成名剖心無由以自白邊事之壞所從來久矣伏望陛下斷之宸衷博采輿論成梁父子稍有可疑速罷其權別爲調遣如萬萬可以相信方可虛心任之臣自外吏入廁臺班

雖懷狗馬之心未效涓埃之報若疑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成梁馳赴甯夏同討賊不必加以別銜假之以重任但憑陛下威靈生平忠義賊知歸命則臣爲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爲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平定之日一切事宜付之魏學會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儻中途事定聞報即返若其不捷軍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臣之罪貽他人哉兵機所在關係重大臣初聞變即知此賊非魏學會等所能定今日此舉動又知非此時紛紛者之所能辦也臣之所望在陛下一人耳惟陛下自以疑信決其用舍若曰姑以試之而使成梁不敢自尊則功不可成患不可測臣不若先受狂躁之誅以免誤國之罪也

上秦舜峰開府救荒書
季冬寓會城初不敢以賤名姓唐突閭人乃臺下以屬吏之舊隆禮先之言及地方旱傷真若痼瘵在身虛懷下問彼時以臺下持在大體不宜以瑣屑聞也及反倣廬時值元日墟里無煙行路稀少自是以來城市之間道殣相望附郭之近公行剽劫則僻遠之地又不待言不圖全盛之時見此蕭條之狀自古救荒惟蠲與賑今經費有定數帑藏無積貯緩且不可誰能議蠲若賑則欲取之本縣而倉庫空矣欲申請轉發而司府空矣欲勸借富室而閭閻空矣更兩月始及麥秋枵腹之人朝不及夕其何能待耕牛盡歸屠肆穀種望之遠方而春來無雨池堰俱涸卽力能辦者亦不敢議及牛種恐如往年以重價棄之無用之地也將來之事又不可

知爲今之計必不能出一奇以利民惟去其所以害之者使自爲計而已如通道路以便灌輸安商賈以通泉貨截渠魁以息盜賊寬脅從以省騷擾皆去其害民者而民自利矣本地旣無儲蓄則轉輸全賴他方而道路之間劫奪爲患雖粟如邱山不敢望也捕盜員役有能設保甲嚴緝捕而不時以身察之則道路通而糧自集矣然糧雖集而無所取價也勢必貸之當舖而時事之爲當舖害者非一事也讌會則取什物餽送則取金幣卽酬其值不過十之二三而棄之不理者固多也每獲盜賊則駕言起贓應捕人役混將他人當票一概混取則凌轢騙害無所不至利小害大彼何樂而爲此乎惟禁所以害當舖者則泉貨通而小民有賴矣至於凶荒之時盜賊易起或以爲迫於飢寒曲爲寬縱或以爲漸不可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長一概誅夷是二者皆過也縱一眞盜則害及良善聽其牽連則
濫及無辜故眞盜議死甚者梟示則法嚴而人不敢犯餘黨不問
俟其再犯則情通而人不見擾凡此數者皆老生常談人所厭聞
然謀及老成詢之父老皆以爲救時之急無要於此矣或以爲此
有司之事不宜聞之上臺然各有分地則兼制之爲難未奉明文
則專擅之爲慮上臺不酌其可否明布教令則虛文塞責所從來
久矣向承虛問敢布其愚惟特賜省覽而不罪其狂無任惶恐瞻
望之至

梅之煥

字彬父麻城人萬曆甲辰進士傳詳宦蹟

請通壅省囂疏

時官吏科給事中

爲通壅隔以慰物情省煩囂以明政體仰干聖鑒俯賜採行事臣

聞物各有情政自有體物情不慰則有結轡之患必激而爲煩囂
政體不明則開擾攘之端必激而爲壅隔以致君門遠於萬里戈
矛起於一堂是上下相激以成此景象也臣謂今日之事上過下
亦過而其原又實在上請爲皇上陳之語曰堂有事十日而君不
聞言壅蔽之誤國也故古之哲王建鼓而求與坐而論止輦而受
羣英三接廉陛一心猶懼下情不盡上達自深宮大內之久居致
煖閣平臺之絕響牽裾無路補牘何從所憑陳見悃忱惟此露章
奏對數行封事已有不得盡言盡意之慮左右臣寮豈得盡無一
德一心之助而乃下情日積天聽日高薪厝火以將然水投石而
莫受夫事有小亦有大有緩亦有急有虛亦有實何至黑白不分
薰猶并器付眾論於自鳴自止祕宸衷於無臭無聲天地之泰不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交官府之情否隔心膂股肱且莫測聖意之所在羣臣百姓又何由知國是之所歸乎夫人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何可壅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道路流言爲國生患物情何自而慰耶語曰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言多言之亂聽也故古之蓋臣聞嘉謀而告后焚諫草以避人面折廷爭要皆有必然之畫流涕痛哭豈故爲不然之憂百司庶府一心孰爲人孰爲我五味八音共濟何必異何必同而今之嗷嗷何爲者氣期於相勝不顧其心之安言期於聳人不必其理之當吹毛洗垢何璧無瑕引繩批根道路以目門戶各立戈戟橫生甚至前後異向且并其自言者而矛盾之矣夫事有大亦有小有急亦有緩有實亦有虛何至黑白雜陳薰蕕互競以朝端爲聚訟之場以國是同道旁之室夫一事而此是彼非則從

違安決一念而甲臧乙否則黜陟何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政體何自而明耶蓋上見下之言人人殊初無至當不易之論則不能無疑疑其小者緩者虛者且并其大者急者實者不信也是煩之激而爲壅也下見上之一切不報索之茫昧莫測之鄉則不能無憂憂其大者急者實者且并其小者緩者虛者不置也是壅之激而爲煩也臣見上下相激以成此景象也故曰上過下亦過雖然獻芹獻曝意則無他采菲采葑物無可棄儻不通壅隔以申言者之情而徒省煩囂以箝言者之口臣恐下情益鬱省之適所以囂國政益弛壅者卒不可通伏乞當日照月臨之下鼓風行雷動之權可者急賜施行則伏蒲無事於再瀆不可者明爲剖析則濫竽無敢於混吹猜疑之根一拔山澤之氣自通惓惓之意得申嗷嗷

之口自塞臣故曰其原又在上臣昧死直陳不敢效今之煩囂者
惟皇上採擇焉

吳亮嗣

字明仲廣濟人萬曆甲辰進士傳詳宦蹟

懇勵精圖治疏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時官兵科給事中

爲時政積弛已極國家隱患多端懇乞聖明勵精圖治虛心納諫
以保祖宗之治以維萬世之安事臣聞苦口之諫蓋臣所以愛君
切諫之臣人君藉以保國出乎治則入乎亂始乎安常卒乎危善
敗之機閒不容髮未有狃目前之安阻諫諍之路而國不危且亂
者也唐之明皇宋之徽宗其始也皆太平之天子也當其全盛之
時非不有豐亨豫大之形可娛可樂非不有諧臣媚子獻萬年之
觴造無愁之曲以淫蕩上心者及其政事廢弛人心渙散一夫作

難宮闕塵飛王孫貴主歎麥飯之無期柱國家卿蒙白衣而對泣
向使當其盛時稍節愛乎物力稍警惕乎人言顯遂忠良留心邊
圉嗟乎豈使世事至此乎今臣觀陛下之行事有天寶之驕淫有
靖康之弛怠在今日已遠過二主之豪華恐他時未免有兩朝之
顯禍故不避斧鉞之誅爲皇上陳之夫太后誕育皇上功在社稷
陛下以天下爲孝養理所宜也然陛下之孝不過侈緝儀拘曲謹
以塗宮闈之耳目耳皇子皇孫頻年不得一見朝饔夕寢皇上未
見綢繆徒括海內之金錢雕績京都之佛宇酒食粗俗之凡僧填
街溢巷百姓賣兒鬻女之錢皇上錙銖而剝之沙土而用之以養
無益之緇流以冀無量之厚福以此爲孝豈繼志述事之經乎臣
以此知皇上子道之未盡也皇上冊立東宮有年矣既不使親近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乎儒臣亦何由得習知乎祖訓甚且恩意不流頻年不賜一見宸極之前星比於叩闈之萬里至於福王徒假姑息莫覩義方今日不速敕以之國異日恃何術以甯家行義未著好賄已彰請田請稅皆非令聞延月延年殊無行意皇上豈以奪田之計足困羣臣乎抑未思及於福王開國之大事乎且瑞王之春秋亦太富矣不意標梅之嗟近在聖人之左右而不知也以此觀之陛下之父道誠有未盡矣陛下深居大內祀園丘不出祀方澤不出享太廟不出良辰令節日事歌舞沈湎醉鄉俛畫作夜所謂敬祀鬼神之道不過散數萬金錢供愚僧羽士之溫飽而已矣嗟嗟莫尊於天地莫親於祖宗而陛下之祇事者何矯誣也大臣國之股肱也或虛其員以示不必有之意或姑羈其迹以示不相信之心言不聽諫

不行魚水之歡等於浮雲之迹至於諫官列在近侍是國家之耳目也諸臣婉言約言直言深言皇上一切置之高閣視爲故紙豈天下人之才智無可以當皇上之一目者乎豈諸臣之奏草無一言之可裨於國計者乎老忠良於煙水之墟錮循吏於園扉之內草芥犬馬亦是小臣之職分其如國事何矣然則君臣之際臣有所不忍言也敵寇之桀驁謂之天驕秦皇捍之而未成漢武圖之而多敗今者封貢未成恐旦夕閒事體別有變化然而陛下視之譬如秦越人之肥瘠也昨者遼東平樂堡之役敵飽而我飢敵衆而我寡驅數千之飢卒當十萬之強敵而諸軍扶創飲血出死力以捍邊圉壯士委無定之骨陛下恡一飽之錢嗟乎無人何以安遼無遼何以安都下陛下於三軍之計豈但不察其微芒抑亦未

見其形迹其於邊計不過曰點用一員巡撫寫敕與他而已矣卽不幸而各邊有事又不幸而中土有事臣不知陛下以何計爲安攘也臣觀國家府庫空兵甲空有人而不用則人才空是謂三空在藩祿必難給在邊備必難完在法宮之積蠹必難稽在宮府之睽隔必難通是謂四難三空四難交臻並至在國家有必不可救之禍推而言之無一政不可言無一事不可諫臣安得一望見穆清之度痛哭流涕盡傾出肺肝於陛下之左右哉今天下所以數年而無事者不過以祖宗之德澤與士大夫之忠義微有可恃而已矣至於陛下則取危致亂之道種種而是臣之所欲言豈尺幅之所能盡也伏乞陛下亟取唐明皇宋徽宗二實錄讀之見其昔日之富强廣侈果可恃果不可恃見其後來之禍敗決裂果可懼

果不可懼然後與大臣小臣共圖改絃易轍之計深究消息盈虛之理庶乎可以回天心於怨恫之餘安人心於瓦解之日也脫今日言官不言而陛下不悔恐一旦有唐宋之禍卽忠臣義士捐頂踵以殉社稷亦何益之有哉臣待罪瑣闥無術可以效忠無路可以補闕故引古事以納約情過迫而言過直極知冒觸忌諱罪不容誅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論荆楚水災疏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一日

爲湖湘水勢滔天蘄黃下流最慘懇乞聖明專官賑濟以解倒懸以撫流移以祝聖壽萬年事臣惟國之所與立者民也民之所以爲天者食也唯我全楚之民受國家濃厚之澤生聚長養二百五十年於茲矣楚地廣博而水鄉十居其七百姓愚而且惰自耕稼

之外並無商賈別業故民間毫無積聚不足以禦凶饑自古而然矣萬曆三十六年忽逢稽天之澇連阡接畝之長隄一旦化爲烏有百姓逃亡死徙慘不容言其稍有家者典衣鬻宅以給朝夕貧者刮草茹根剝木吞皮有求死而不得焉耳不意今年五月六日仍復大水衝隄破防蛟龍四出有連屋列楹蔽江而下者有牛馬豕畜逐波而浮者有童女季婦紉衣見志者有老弱少壯禿髮脫齒狼藉江沙者肉飽烏鳶之啄魂浮天際之煙如此災傷百年僅見臣昨得家書說臣鄉水患之狀展讀未已涕淚橫流臣邑廣濟黃梅在荆楚下流江身既高百姓如在釜底數百里赤子所繫命惟一隄耳彼時洪水驟泛譬如奔山倒海從天而下百姓聚集一隄之上譬如羣蟻失巢附一葉於衝風激浪之中長隄破裂慘結

陰雲沿隄數百里之民皆爲魚鼈往日桑麻之地或衝而爲浸或溢而爲谿或匯而爲砂磧百姓卽有米亦無處可炊卽逃於樹杪屋脊之間亦無船可渡傷哉沿江之民不知苦厄至此矣隄旣已破民復何望地旣無民復何租稅聞有存者盡日無煙仁民長吏亦不得不給引簽批使之望樂郊而就食陛下軫念元元仁慈惻怛豈知荆楚之民困頓悲懷至於此乎臣不敢遠引往例卽如庚戌年之春陛下允守臣之請大發內帑以賑畿輔秦晉之民今楚民亦陛下之民也楚民之災則秦晉所無之災也伏乞陛下暫罷宮觀之作稍節無名之費大發帑金以救子遺之民仍專遣一官經理其事彼荒村野落之男女得一粒如得一珠分一錢如分一續稍救日月之飢寒庶爲生活之計策則家家戶戶無不叩首籲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天頌皇仁於有永祝聖壽於萬年矣臣又查得黃州府一稅九江府一稅不出三百里之外而兩次權關凡此朽蠹之盈箱盡是脂膏之刻骨乞命權使暫散一年之聚以爲普濟廣度之資仍別貯其半以爲修隄之費嚴飭守臣多方救援則旣死之民可以立蘇已荒之土可以再聚楚民以後之生齒皆陛下功德之無窮也撫臣董漢儒之苦疏若此按臣錢春之哀懇若此卽內臣杜茂亦且爲莊民痛哭請命矣陛下忍不同類而並視救此一方民哉臣痛切桑梓愁纏肌骨不敢不直陳於陛下之前也臣無任懇乞涕泣待命之至

懇新聖德疏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爲聖德未新民生日蹙懇乞聖明責成輔相杜絕姦欺以謹天變

以救民生事臣竊觀古之諫臣伏在青蒲之上朝夕左右無非諫之時視聽言動無非諫之術君無失德而臣有令名史冊所以爲光臣自七八歲時粗解文字卽有恥爲容臣之意而拜官已踰年餘循省會無寸效補闕實愧於官名拾遺徒聯乎往事未嘗不引鏡而自慙其面開卷而深愧於古之人也婉辭約言計無所當於聖聽臣請以聖德之闕民生之艱爲陛下陳之陛下臨御之初尙冲年也彼時臨朝日講親祀典省奏章未嘗有廢事也自姦臣進礦稅之計以求遂其私而吾皇好貨一念遂爲千古之獨出矣貂璫虎生翼而陛下不知百姓骨無髓而陛下不察良吏身終錮而陛下不憐羣國之大臣小臣畢爭而陛下不省覽古今方策之所載記甯有若此之事否乎二十餘年不一朝見使羣臣之儀禮日

漸生疏則朝廟之典故行將顛倒在羣臣不能識君父之顏色在君父豈能辨臣子之妍媸大權旁落而不知處邪說橫行而莫詰其非遡流窮源能無痛哭而陛下可悠悠忽忽視爲不關意之事耶夏有妹喜晉有驪姬皆以內嬖賈亡國之禍今子牀在旁者能竊陛下之意指移陛下之威福甚之皇子皇孫十年而不得一見此又開闢以來所絕無之事陛下於心忍乎不忍乎且同一諸王也福王何以當婚卽婚瑞王何以宜婚而久不婚也開國承家宗社之慶也福王欲之國而不使之往瑞王欲有家而故使之遲天性至親尙且若此况九重之外臣民之遠乎形影旣開姦讒將大臣興言及此不知淚之何從矣鼎莎之偪陛下不速正兄弟之序擇日之舉陛下故示裁抑之意而不知天下之觀陛下者固已深

矣內璫日在陛下之左右法有所不行則長其驕蹇之漸而日賸其財剝其生以益其傷心之痛語曰勿謂無傷其毒將長臣不忍不爲陛下微言也今年天下無處不以災禱告而楚爲甚守臣日以蠲貸請而陛下若罔聞知嗟乎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古往今來豈有失民而可以爲國者乎今都門之內百姓蕭然往時之富商大賈近且丐於途矣至於荆楚之民手糝糠而夜泣盼故土以空憐溝壑四方甚非朝廷之細故而陛下秦越視之臣恐樂郊望絕則土崩立見追其形見而後圖之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夫君不堯舜人臣之恥也尤大臣之恥也今君德就其最闕者而補之朝事就其最急者而圖之不得不責望於輔臣觀輔臣平生之著述豈屑與亂臣共道者而時事至此不得不以乞身爲悟主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之計雖然乞身而主悟可也主不悟而身空乞非盡瘁之誼也陛下視今日之時事非千瘡百孔之時乎武備之單弱若此藩祿之困乏若此邊餉之疾呼若此士氣之囂騰若此既不能得陛下之留心又不能得輔弼者之極力然則天下事遂誘於不可爲而已乎臣昨在科接得大同請餉揭帖云已發者六萬而缺至三十九萬一邊如此九邊可知矣臣又聞滇黔之間苗賊出沒道路所傳有云殺一家至十九命者爲虺爲蛇豈非遠憂日撫日勦當何定計今輔臣尙懷欲進欲退之心則天下必有日異而月不同之事陸宜公與司馬溫公爲之於可爲之時也易諸葛武侯與文丞相爲之於不可爲之時也難使從此而內外有虞世界多事則輔臣亦安所逃其責筆伐口誅亦可畏也決不可泄泄沓沓而已也合

國人之謀成經國之事妙邊臣之選救大祲之民慎西師之殺戒邊帥之橫然後漸圖必世百年之計則責任輔臣之要事也若乞身不獲陳辭益苦使廊廟益空而大臣寡氣是不可不深慮也至於姦蔽之源則在陛下斷之於心何以無父子之愛何以失臣民之望何以厭委萬幾至於數十年而不悟陛下不可不深思也又數年以來朔雪最稀目今隆冬河冰不凍陰弱而散漫流轉故不足以收藏陽亢而浮逞錯雜故不主於翕聚宜聚而故散則上蒸而無生物之功宜閉而反翔故下格而無自主之力君道臣道皆失其宜故天之爲象明著如此春秋書隕霜不殺草傳記河冰生花天人之閒不可不致意也伏望陛下觀天變以察人事救民窮以隆主德使天下後世共稱聖明之君而微臣亦獲免於素餐之

恥則為宗社之慶豈不大哉

胡士容

字仁常廣濟人萬曆庚戌進士傳詳宦蹟

起廢疏

時起陞陝西臨鞏兵備道按察司副使

為奉命趨任感激陳詞敬鳴不建逆祠所以蒙難之慘與不敢暴
白所以畏禍之情以昭聖明之恩以明微臣之節以永矢圖報之
私事臣竊見逆姦崔呈秀與魏忠賢之濁亂朝政陰謀不軌也無
罪殺士而楚士之剝膚尤甚臣以一介孤忠即至愚亦何至以身
嘗虎口而仕於呈秀之鄉哉天啓六年正月北兵圍甯遠時事孔
棘薊州道臣闕舉朝胸縮無肯往者臣時待罪司餉清餉汰兵勉
效微勞戶部尙書臣李起元重臣譽臣咨臣吏部謂宜優敘吏部
正值虛闕待人即以臣名特疏陞補夕上朝下臣謹不敢避倉忙

抵任料理一切兵馬以備援守復苦行邊出入塞垣綢繆整飭庶
幾奉職無罪而不謂一時姦邪賊臣乃倡為生建祠之說其媚忠
賢者建祠以頌功德其附呈秀以媚忠賢者又廣建祠以聯香火
而在呈秀忠賢又正欲借建祠以陰收人心而陽竊太阿當其時
祠徧天下者無論即近與薊鄰者則昌平天津祠密雲通州祠永
平霸州祠遵化之景忠山喜峯口祠外而山海內而輦下無不祠
而臣在薊獨抗不建祠臣固知臣之不免也呈秀徑使人謂臣曰
吾德魏公而吾又薊人今薊獨不祠吾誠無以報魏公即該道亦
何詞以謝魏公也而臣拒不聽也及督臣撫臣之批呈屢至臣皆
拒不聽也於是呈秀之恨臣怒臣不殺臣不已矣乃乘忠賢之怒
逮遵化道臣耿如杞也遂激怒忠賢曰遵化不拜像薊州故不建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祠也卽當逮宜孰先忠賢於是又恨臣怒臣不殺臣不已矣是時臣已離薊之任江西呈秀忠賢卽日矯旨差千戶劉大全等二十餘人逮臣於山東兗州府蕭蕭行李盡爲大全掠奪臣卽慷慨上檻車不能與臣妻子一訣而臣之妻子流離困苦又不忍言矣及至京又復矯旨縛臣下錦衣獄囑許顯純嚴刑拷訊懸坐重賊臣肢體被折血肉淋漓死而復甦僅餘殘喘臣家旣貧且遠尙幸薊士民痛臣冤慘助臣代完三分之一及臣田舍盡鬻借貸無門鄉親年友雖復有助借尙不足數而臣嘗令嘉定其士民又咸無不念臣而願爲臣代完者幸藉終局顯純恣其梟獍五日一比臣日受桎梏榜掠身無完膚凡五閱月乃送刑部則又矯旨從重擬罪刑部阿承擬臣大辟臣惟知有引領就戮耳矣何幸宗社有靈篤

生皇上聖慈神武明並日月卽察臣等之無辜而且嘉其節出臣於萬死一生之中是時臣卽擬具一疏以明微臣區區不媚姦之志及所以感激我皇上再造之衷而屬一時臺省部寺諸臣凡薦臣與如杞者並章連牘而姦輔黃立極爲呈秀兒女至親故票擬不及微臣一字臣懼疏入而立極爲之扼也遂詣闕叩頭一謝恩卽行矣抵家得與妻子再聚重上先塋感泣涕淋伏思捐糜無以爲報惟有詠歌化日祝聖萬年而詎意臣之孤忠已蒙聖鑒伏讀明旨一則曰胡士容忤姦受枉另與優起再則曰起復曰優擢而今乃起臣病廢之餘任以鎖鑰之寄是正微臣得效犬馬以遂其忠於陛下之日也臣又何敢再言第私念皇上知臣用臣而臣向之鬱鬱欲死與夫鬱鬱以去此慘此情皆臣名節所關臣不自

明即臣之私心終有未安而臣所受於皇上是何覆載之大德是何不世之知遇而所自矢以圖報萬一之私心亦不敢不於履任受事之初先自入告以程後效也是以不避煩聒陳其梗概伏惟聖明鑒察不勝感激涕泣戰懼惶悚之至

耿應昌

字公府黃安人定向孫廕生傳詳宦蹟

在刑言刑疏

時官刑部主事

為龍剛御極至德難逢敬獻刑官一得之愚以廣聖主如天之澤事臣竊惟古之至聖極神必稱堯舜而尼父贊之則曰蕩蕩無能名非不欲名實有不能名者蓋舉所謂聖神文武備摹擬之而終不足盡其變化遊於覆載之內遂不覺望洋而歎耳臣比來見皇上處置魏忠賢及崔呈秀等始而量同天地若不欲驟拂先帝之

心既而迅若風霆正所以善述先帝之事舉七年盤踞之神姦千古肘腋之大蠹羽翼已成根株難拔者一旦而去之如狐豚腐鼠非特九廟有靈實係一心獨斷且所以處置者又不先不後不緩不急使其有口而不能噬有爪而不能攫密勿之上剛柔競練之妙小臣已不能贊一詞矣而又見比來九邊盡撤內璫權歸督府臣益加額而祝曰天子萬年蕩蕩難名哉蓋異者神堯之誅鯀必待於虞聖之繼而張文忠乎敬之撤鎮守也亦在嘉靖十年今皇上御極纔兩月耳而作用已如此矣以今視昔不啻過之君德至此遂為第一君德相業至此遂為第一相業臣雖起家磨冑而先臣曾以厯官侍聖主臣佩服先訓遭際聖朝竊思以塵露之微仰稗滄海以螢火之光上濟日月然亦在刑言刑絕不旁及一語列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爲四款惟皇上垂聽焉一日釋纍臣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千古神聖祈天永命之道近年以來自魏忠賢弄權摧折縉紳而累朝培植之冠裳且不如截番債帥矣是今囹圄中纍纍多人臣昨視事提牢目擊情形之慘細參招案益逾縲紲之冤邇來蒙皇恩詔釋重囚幾一百人而諸臣猶未沾曠蕩無非懾於威壓阻於避嫌耳昨臣堂官請旨擬釋有五人焉真幽谷生春長安歡聲雷動矣臣得復以五人冤狀爲皇上細陳之如原任遵化道耿如杞才望素張當邊事擾攘之時而先帝擢以重地冀必有當於疆場而以不申建祠不迎塑像遂捏扣糧獵冒逮擬重辟豈兵道而有監守乎此道臣李應薦疏爲虧枉而臣堂官所以請釋於皇上者也如原任薊州道胡士容夙負節鉞之才且爲賢勞之首惟其治臨

呈秀之鄉而呈秀之宗族門客無不撓法瀆請而士容絕之呈秀徑捏騷擾驛遞侵欺錢糧之條逮擬重墨夫監司而有錢糧之責乎此亦道臣李應薦疏爲虧枉而臣堂官所以請釋於皇上者也如原任御史方震孺巡按河西不能調停經撫不爲無過然法司之招不云乎震孺但能口言之耳能代經撫而身爲之耶當大璫束溼之時中旨三駁而法司三爭震孺之案旣明矣忠賢深求羅織卽坐震孺以逃而且非逃律古今有無律之罪乎况前任之御史毫未損其偉望而嗣如震孺便幾殺身故科臣霍維華之疏以爲定論而視師尙書張鶴鳴原勘之疏豈俱黨震孺者乎此臣堂官所以請釋於皇上者也如原任大理少卿惠世揚者狂妄多事目中無人尤皆自取而臣細閱世揚招案交通之事原無實證如

世揚而以交通論死則今之爲權勢所迫而譽魏忠賢者亦多矣法可概加乎卽或世揚之罪與孫慎行趙南星等同頃者南星等已蒙恩詔遂首邱矣而徑欲獨殺世揚耶此臣堂官所以請釋於皇上者也又如原任戶部主事李柱明倉差半載萬里孤跡止因爲惠世揚門生當世揚爲忠賢入逮春明柱明以師生之誼差長班一帖迎囚師於宣武門外偵事件者聞之忠賢而拮據監守之律坐之不亦冤乎此臣堂官所以請釋於皇上者也臣鞫五臣之冤而請釋纍臣亦所以信恩詔也伏候聖裁一日遵法律古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則律也者固聖君賢相所以平治天下而畫一守之者也况高皇律令損益百王尤爲千古定案聖子神孫所宜世守者舊年因王恭廠之變先帝敕諭有云以後

子孫永不許下從重之旨著爲令大哉王言與高皇媲美矣而竟爲忠賢所阻抑不一月而從重如故於是園土之中有問重罪而無律者有不用律而任意一加而再加者以快忠賢之意則可耳遠何以服天下萬世近何以服被罪者之心乎今後似當盡洗陋規惟律是守查諸纍有與律不合而爲忠賢所意加者盡赦之是亦廣皇仁而遵祖制也伏候聖裁一日重詔獄鎮撫司係朝廷詔獄原不輕用前朝縉紳下詔獄者卽罪所當懲尙有優待之意自忠賢用事非鎮撫司朦朧殺人不足以快其意而掌北司許顯純者則忠賢義子也其所誅殺一取忠賢之旨而士紳之命殆犬豕不如矣殺之未已也又支解其體故淹留其屍卽奉有至親領埋之旨而殘骸業已寸碎嗟夫此誰非皇上之臣子而荼毒若是語

及此天地傷心且賊銀動至千萬正數已不能完而顯純又加三而徵收今比賊諸臣現在刑部可問也伏乞聖明洞照北司之為鬼窟一切事情俱無輕付詔獄亦所以廣皇仁也伏候聖裁一曰禁告密今當堯舜之世風聞言事有臺省諸臣矣巡緝禁旅有京營科道矣申理冤枉有五城御史及法司矣用告密何為而忠賢之為此者蓋亦知自己攬權殺人恐人心不服所謂膽虛也故借告密之舉動輒制人以危法不曰妖言則曰詛呪無貴無賤呼為祖爺而閨門牀第之間俱不得安其性命矣且也各衙門中火長公然說事見之者未有不色變者也今忠賢既已正法則弊政亦當立革番役事件似當永杜且瑣細褻瀆之事何足塵天聽也伏候聖裁以上四款平平無奇然天下之事期於平而已矣至於原

任參將胡維甯舊當邊事亂為波及之時而維甯獨超免於評論之外止因忠賢坐派游士任賊銀苛至巨萬維甯奮烈士之概一肩替死今絕產敲髓而未暢忠賢之私且雙盲痼疾已奉恩詔比之達奇勳竇承武猶可原也若刑曹之應罪合律者不過二三而含冤無律者十有八九臣不能盡為皇上陳之並祈聖明萬幾之暇置囚刊策一本存黼座之傍天下自此無冤矣伏乞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杜濬 字于皇黃岡人崇禎己卯副榜傳詳隱逸

松風墨寶記

南京國子生吳郡顧蒼濬之老友也所居塢影園去虎邱才數武濬舟過虎邱數往覓蒼於園中一日導濬啜茗於其草堂西偏之

密室仰視梁間懸一小扁作松風二字大不盈尺端勁軒翥非一時文士筆力所能及濬心異之以問荅荅具告所以則巍巍宸翰也濬肅然下拜伏地悲泣良久不能起自是以後每過荅輒先入室中叩首已然後與主人揖荅以爲知禮謂濬盍記之濬竊惟古賢哲之君每以幾務餘閒留心翰墨唐之文皇至與廷臣講求戈法而宋仁宗御書飛白尤重於時歐蘇所記者是已恭惟先烈皇帝稽古右文蓋唐宋二君之亞而遭際懸絕至於不可梯級鼎湖之弓蒼梧之淚此天下臣民所當痛心遇其流傳一點一畫如亡子之見慈父惟恐失之春露秋霜生其哀慕天球大璧方其矜重迺其宜也而風俗之薄藏者以爲災患見者爲之色變甚而背棄翰褻稱謂無章尤在於受恩深厚三台八座之子孫不知持世之道教孝作忠禁網殊不如此而其人自欲如此不必然而然何其愚哉計此二字設落若輩之手必久付之水火幸而藏者有荅拜者有濬國家養士三百年僅如斯而已乎可悲也矣可愧也矣歲在癸丑暮春之望謹記

鄧子哀詞

有序

君姓鄧氏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也狀貌瓌偉才氣縱橫弱冠補邑諸生治舉子業宗先輩爲詩有健氣爽致兼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至尊肝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君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爲君危勸收門榜君笑曰是廝方黷貨揀擇金珠無虛日奚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

不收門榜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郡游騎至外郭城中無糧無兵守令惶懼亟召君計事君歎曰事至於此不但生聚教訓爲隔世事并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軀可塞餓虎之蹊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不敵握君手意悽愴君揮手與別卽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觔長五尺許縋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賊謀戒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奇慎勿近且稔空城無貲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使捷足者先得之遂麾其衆去君得無恙然更快快恨未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將以聞撫軍臺使者議題敘旌獎君皆固辭明日語我曰不出兄所料蓋余在危城賊之情形已踰度之矣閱三年甲申賊遂陷京師先帝徇社稷君北望號吼嘔血數

升有不欲生意人謂君未沾一命可不至此噫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熹宗垂絕之緒雖首除逆閹而百度皆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如器已斂手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約已菲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撐獨立以至於十又七年可謂勩業未半而羣臣不肖并力壹迹相與亟起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爲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下况於士類猶劉蕡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古之奇冤也赫斯按劍后主同殉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年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率土如喪考妣以余所知庠校名士若太倉

王元達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於廡下而為佛之徒若僧顛愚亦灑涕辭眾不知所往甚至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闔門不食而死者何其奇也迨又越數稔向時寡廉鮮恥且前且卻倖生觀望之輩徐出而呈身而俊傑彙征時務之外一無所識則風氣為之一變浸淫以逞呵堯罵舜訾讟顛倒蓋無所不至而以為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走而寄死於洛南之橫谿有子之愈匍匐扶櫬以歸寔於某處猥以僕與其先人夙稱同志爰自唐邑不遠數千里再四寓書句僕一言以不沒其親僕其可以辭乃為哀詞一章以慰其魂曰維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之但知有己兮付祖禰於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之蕩然固宜君

之忿忿兮常砍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謂將正而彌顛負登陣之雄概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為雄兮魂魄毅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一詞兮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著其猶有一人焉與韓祖心沈眉生王元達吳次尾諸君子兮差抗首而齊肩於戲求孝子於忠臣之門兮道固美夫循環

書陶象庭將軍崇禎癸未甯前殉難傳後

昔者吾鄉大司馬芝岡先生社稷臣也其論邊事諸疏一一如燭照數計無有不應而余獨怪其於杜大將軍松頗有違言夫先生雖性剛然非誣人者意者過在將軍乎及戊午之役將軍與劉大將軍綖同日授命忠節凜然後知芝岡先生未免責備賢者太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過也蓋節莫難於死故岳少保有武臣不愛死之論必能不愛死矣無論克敵之功國家之福卽不幸而如武穆之死於權姦必不至於失身劉杜之死於封疆必不至於負國後來杏山之敗慘於長平之坑者由主帥不能死而坐甲以降生靈之元氣士大夫之廉節一時盡矣彼其人視劉杜何如哉若吾里陶象庭將軍之死甯前劉杜之亞也其設心敵愾所由與岳少保亦不異矣易名忠義太常得之余讀將軍傳而重悲其死也爰書其後而系以詩曰杏山師潰國無門憤切戎衣點淚痕自是挺戈無反顧羞同坐甲有成言黃沙塞冷靈旗遠青史名高廟貌尊七尺豐碑誰敢作揮毫吾欲表忠魂

國朝

劉子壯

字克猶黃岡人順治己丑進士傳詳文苑

應 殿試對策

臣對 臣聞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文毋甯過質今臣拜獻之始也又蒙

聖諭許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浮蔓之詞聲韻之體雖宏麗可採而真實或闕毋乃非所學而或辜

明問乎欽惟

皇帝陛下道闢乾坤化包中外驅除亂逆奠安生民隆祀典以達孝廣試額以求賢罷廠衛以甯人去寺宦以謹始近且勤召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挾弓之禁寬隱匿連坐之條凡寬大之政蓋亦漸已舉行四海被其風而仰其德矣然猶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聖不自聖下訪於愚豈以爲臣之言誠有當乎雖然處不諱之時而有所不盡非臣志也夫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則滿漢皆一家也

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卽滿人漢人不能不相異也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邊防之外愚懦之民見一滿人則先驚之矣又有挾之爲重者以相恐其實滿人之與人未嘗不愛也處事未嘗不明也守法未嘗不堅也居身未嘗不廉也而小民預有畏怯之意雖其極有理之事嘗恐不能自直於其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當變革之初民重其生是以雖有相愛之誠而不敢相信雖無相陵之意而先已自怯也此百姓之所爲異也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

人有開創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勤勞之積其勢不得不隆漢人雖尊貴之位力固不敢相抗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專者未免輕漢人爲善狡爲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懼滿人之多強之多執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得自盡也此滿漢之相爲異也今欲去其異而同之臣謂滿人尙質以文輔之漢人尙文以質輔之其以文輔之者設滿學焉或如國子監或如教習庶吉使讀四書五經以通其理觀通鑑綱目以習其事限爲歲月以考之亦可以知奉教之人卽爲他日奉法之人又可以察其才之所堪以爲選授之地其樸者教之禮數以知謙讓通之市易以知義利同之好惡以達其意通之交遊以習其情日漸月積至於化而相忘矣其

以質輔之者凡在官以實事責之選授之公於所選之人參
舉多少知之錢穀之任於所掌之務出入清慎知之司教者
於風俗美惡人才盛衰察之典戎者於民生安擾盜賊平定
察之監司以屬吏奉法舉劾當可爲考有司以土田開墾民
人歸業爲課凡在民以實心責之如往來毋以其少文而畏
其難近如事理毋以其好勝而懼其相使如貿易毋疑其貪
很而設爲欺冒如居處毋厭其鄙固而多所棄遠如是則習
俗雖不同道德同之也音語雖未通氣類習之也意見雖偶
殊義理達之也一文一質方將變通古今轉移造物而有何
不化之畛域哉抑臣所祈者願復古曰

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論道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諫

官仍得於仗下封駁則上下情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宰輔
不僅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則中心隱微皆可
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休也又何遠近百
姓之風不可同與至於地之多荒者逃亡多也民之好流者
賦稅煩也

國家未嘗不寬恩而上之所放下復收之則民不感也

國家未嘗不定額而令之所減吏欲益之則民不知也蓋古者
理財以愛民爲先籍民以墾田爲實今欲足賦稅必先減之
何則今田之開者不及十之五而賦不可免則終不能應不
能應則必有中飽於里甲零侵於差票而民益亡田益荒故
不如察其荒者議蠲焉是上寬必不可得之賦以活民之生

實收散可漸歸之民以厚國脈也若夫民之不能耕者官給牛種春以助之秋以收之焉又設常平之倉荒歲以備救豐歲以備貸做社倉之法察之以月報積穀司之以廉正鄉紳又訪古西北之水利或堰或防以時築洩東南之圍田如圩如沙因地修舉務在不擾民而利民則民知田之可種自能歸業民知賦之可供自能墾田民益歸而農大起農大起而稅自足矣若夫盜之多有民之不靖則在亟廣寬大之政而已矣漢光武遣將每日凡征討豈務多殺傷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裴度平淮西卽以蔡人爲牙兵或諫之度曰蔡人卽吾人庸何疑故臣以爲一在酌叛服之法也其來歸者或本於投誠或迫於兵力以恩待之使安其爵祿以信予之使保其

身家則無有自疑而爲叛者矣其未歸者或地遠阻化或迫挾相從宜別其首從毋及善良宜完其室家毋多係累則將有相率而格心者矣一在弭禍亂之萌也

國家沛大恩令爲兵者與爲賊者悉許歸農而此輩不知感也彼其喜亂之資以掠劫爲長技以焚淫爲本業豈能退而修農桑之勞事商賈之謹哉其平居三五成羣陵厲鄉黨剽竊江湖聚匿山壑法有所及則望影而逃風有所聞則羣譟而起去之則無盡殺之理留之必求處置之宜臣請令所在揀其強者備爲勁旅如古府衛之法什伍相制懦者率令屯田以時教閱居則有城守之功出則有禦侮之用上無養兵之費而下無夜呼之聲此亦杜萌之道也一在清釀成之源也

小民經數亂之餘幸少安息無不欲守其田廬長其子孫然而守令不治則有重賦以迫之有雜役以困之將帥不治則兵未討賊而先虐民民未受賊而先受兵誠能慎有司之選嚴闔外之法則百姓能安其身姦猾何所藉以爲用乎百姓不生其心叛逆何所指以爲名乎此又端本之治也如是則執亂首而誅之是殺皆仁天下之心也取亂民而釋之是有皆定天下之術也而奚憂盜之不息民之不安耶自古開國祈命必在敬德和民故周以忠厚享年八百故臣以謂宜廣寬大之政也然而臣有

清問所未及不敢不直陳者夫二帝三王爲古神聖功化之極然其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講學爲明心之要修身爲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本請

簡宰輔侍從先將大學正其句讀說明意義然後四書五經漸而進焉至於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

經筵之餘仍將內外奏疏逐事講說印證經傳以敬爲正心之功以誠爲復性之道以仁爲成己成物之本理明可以知人幾審可以制變享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覆載無疆之福者將在茲乎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與熊次侯書

昨座上所言夜來思之過卻此時別無機會蓋撫臺所題楚省兵餉每歲十七萬有奇而民間止供十一萬有奇其在餉兵者分文

不可減而取之民間者則有荒熟之異地水旱之異天完欠之異人催科撫字之異官在十一萬尙有三分之一不能全徵是楚省之餉欠至十餘萬矣即使能完亦欠六七萬無措處以此入告將望發帑金乎抑望各省協濟乎今內帑告匱是上無可發而江西之餉責之江南大河南北荒蕪徧地自支不能尙能及他乎計惟有清兵一著汰其冗者則兵不擾而餉無煩再增也近如做鄉民間極苦屯兵婦孺不得甯而雞犬無遺種其望兵之去不啻望歲矣爲司農計上之則盡徹以爲征湖南入廣西之用次之亦宜少減老弱無用以節損浮糜之費如謂地方纔定未宜輕議則做府止留三五百精卒自足以彈壓飛揚蘄州有道臺亦可不設兵爲守况前歲之亂全由蘄鎮兵丁凌辱士民蠶食紳富以致激成變

亂是有兵更以生亂亦非能靖亂也度此時楚省之困已極新有助修城工之役則民間無可廣額藩司無處設處不如去無益之兵以損有用之食上不至於憂乏而下不至於重困也敢祈老年兄親詣大司農一商此事以惠困窮以拯軍國不勝幸甚今早期於衙門言之會年兄未來又恐一二日即司農覆奏遲不及事矣故不避倉卒草此奉聞

王澤宏

字涓來黃岡人順治乙未進士傳詳文苑

請罷湖口關復九江關疏

題爲湖口之設關甚險九江之舊關宜復請照成規收稅以裕國課以全商命事竊惟

國家之本計惟財與賦財賦之充足在鹽與關我

皇上頻頒蠲租之

詔屢減額外之徵數十年來農工商賈無不仰戴

皇恩固已淪肌浹髓矣乃有不費

內府之金錢不損

朝廷之額課

綸音一下各省歡呼則莫如湖口之仍歸九江關之爲善也請爲

我

皇上陳之夫昔日之設關九江者因上有龍開河官牌夾下有老

鸛塘白水港俱可停泊多船冬夏不涸無波濤洶湧之危輸

將甚便此誠利

國利民經久不易之善地也後以江西東下亦應納稅暫移湖

口此一時權宜之計耳初未計及湖口一縣地處下流乃江
湖兩水交會之衝又有上下鐘山巉巖峭壁插入江中旣已
設關遂成商船納稅必泊之地止有虹橋一港水漲之時大
船僅容數號小船僅容數十隻儻水涸船多不得已盡泊江
外大風暴起巨浪滔天欲求入口而不得欲求渡關而不能
故其患不可勝言此湖口斷斷不宜設關之明效也或謂自
江西出湖以下江南自江南入湖以上江西恐有漏稅之弊
不知九江一關徵船而不徵貨丈尺已定稅無可匿臣查大
姑塘去九江四十里在湖口之內舊係泊船之地應聽部司
委員在彼收稅彙繳關庫以給票爲憑至各省出湖船隻大
姑塘收稅者九江驗票放行各省進湖船隻在九江納稅者

大姑塘驗票放行則兩處自無漏稅之慮矣年來風濤時起沈溺疊見商情以積久而不得伸差員以時暫而不敢請此臣所以不得不代爲請命也儻荷

允行則往來舟楫無傾覆之虞東西商賈無漂沒之苦既於額設國課一無所虧又於貿易民生皆得其便乃經久無弊之良圖也臣本楚人九江湖口皆臣久居故於情形甚悉伏乞

敕部詳加酌復務審稅課之盈虛查風濤之險易考人心之向背一經改正庶船多稅足商悅民安無不仰頌

覆載之恩同於天地矣緣係陳事宜字多踰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俯賜施行

劉醅驥字千里廣濟人順治時歲貢傳詳文苑

四朝三楚文獻錄序

國家氣運迤邐數十年輒一變循自然至若或驅之其較無不可知者統覽全勢則每國山澤物產閭巷謠俗車服制作田賦兵戎星辰水火皆與時推移鮮一操格可命而大抵以人文爲端概天地百物精華融結爰挺人文辟肢膚之有筋骨而室築賴楨幹也奮起卓然運動時勢各乘所造其大者聲律身度道法濟矣性情風烈遇感宏彰雖節善亦足勤左右簪筆而揚教萬世者廣諸天下近取一國靡不然也嗟乎忱以是較則人文視他所云每國諸類迺獨鄭重綱挈爲足憑賴曷怪焉可觀楚之錄文獻矣錄奚昉也楚幅員數千里形勝戶口財產雁行東南譚拈地者不敢齒爲

下國前此著龜鄉老在事既取其全總列目分志若紀秩然具矣
止嘉靖季年未遑紹緒宜有俟也於是文宗彙旃高先生讀而歎
曰洋洋大哉援名實審沿革夢元夷而負雞次其後敢多讓乎顧
任屬春官秉鐸是爲飲冰甯不能廣采緝覽以助經方者武庫也
守先待後言行樞機卜氣運者不於其地於其人若時變增加知
所以盛衰則勉勤扶敝如揭杓引燎而趨矣且夫隆萬以來四朝
更數十年蹟聞昭者可考而知也江陵相國名世之英託孤寄命
措天下泰山安哉梅司馬文士效行閒治兵籌敵卒甯西夏其後
右屯之帥以剛折而策未萌之釁布置機形猶難肯掩也天啓丙
丁去闕瑾兩甲子而縉紳禍再酷則楊忠烈白簡犯難羣賢類應
膺滂光史冊矣文成聖學耿恭簡私淑亦克師表人倫張甌山又

以篤行顯瞿睿夫博學著述徵聘勤聖人側席若李大泌身歷六
朝椽筆擅宗工藝者不敢望津涯焉而公安快俊景陵深逸遂以
相救爲奇至鄭尙書清風振乎天位李湘州靜氣濯乎空流凡此
者約略言之時屢變愈出矣况其介守積聞節孝隱逸夥不殫指
數十年全楚之閒言行文獻瞻注引推爲尊不出天下所共知別
有以爲窳宦明矣抑何可不重加意也純化漸夷士習便淺視高
曾以上藐若攝提循蜚不及其衢而次則與浮沈隨務耳事胡易
爲名胡易立也庠序之業工簡售速屢大小同則人豈爲之剽竊
俳伶足享鈞天其極必捷趨俛拾相矜以獲使誦古三不朽且爰
居駭惡得是荒唐者乎是故有法於此居楚者之勿更齊傳也卽
以其人示之以其近數十年因時應變設簡督之傳曰視遠不察

形聽遠不聞聲乃祖乃父接踵而承風星之紀財幾周焉碑版未
黯而指其魏灼教秋駕者亦習之以素耳物產謠俗特暫偶而委
諸能言行者之御也先正臨望道法神授則直予以風雷焉烏足
論其是非不然猶在滑稽之流寔藪之數也正氣罕樹而卑與物
逐又徒援他事以古今抗抑耶由是言之先生之為是錄也加意
楚人士蓋云厚矣而或者曰傳美易訛不如嘗味之得旨也先生
秉鐸甄陶舉國之人竊抃而希革者不知其幾奚取於秋柏之實
摹擬遙集耶則又有進者先生謙中而寬愛久矣下車之始搜逸
事奇文布令徧郡邑行部旌旄錯道惟亟訪其土之先賢未祠者
祠之已舉則牲而幣之然後收拾遺書推恩子孫盡禮乃退夫自
辭高深以奉先進其學問在景行慕效矣豈其教人而顧棄之也

善教無不繼大學之體重國故春秋賢士相稱答必舉先大夫魯
人則吾臧文仲晉人則吾叔向故王孫鳴玉以屈霸國之良匪左
觀莫適寶矣雖然彼以其國域者也今神聖在上海宇一家凡楚
人數十年間著言行有成績者其事與時變要皆輕重關乎天下
焉今取文獻而楚之器從名之義也會通氣運觀四朝全勢即去
其楚而可矣若他所云每國諸類乃繫乎人以盛衰風土誠烏可
同日而語乎

張仁熙

字長人廣濟人順治時歲貢傳詳文苑

楚北藝文志後序

楚癸丑之有通志之役也曲沃相之疏倡之也先是豫秦志成
詔楚如例方伯九如張公主楚湖以北因修楚北志以俟全聘士

得八人以七月受事季冬具草而余與黃安張子希良得分治藝

文張仁熙曰藝文之志古也自西漢而已然矣楚之文著於郢鄂

湘衡者載在舊志起鸞熊迄於明穆廟之初年雖其中真贗雜列

如諸子及黃憲聘楚之類又例採寓楚文余既有刪訂不具論論其半楚者文

言也言莫大入告我后張文忠公江陵之陳時政也大者覈名實

固邊圉細亦兼綜庶事言也相神祖數十年治平也楊忠烈應山

之廿四罪疏也倡節義褫姦黨忠烈死而鹿馬之禍剗始楚人矣

御史王虹塘宗茂京山之疏分宜也嚴而暢熊襄愍延弼江夏之籌邊事也

斷而明張楊各有全書王與熊或僅錄或不錄不錄諱也他若劉

平甫榮鍾祥諫南巡作忠甫瑜蒲圻初啟昭杲潛江之諫大禮李景魯沂

嘉魚疏擊張鯨孟義甫養浩咸甯疏冊立吳敬菴裕中江夏疏丁紹軾皆杖闕

下或死或不死赫然今古匪第赤光照壁風旋滅燭者二也吾邑

先輩王憲皋大謨以熱審疏璫雖未蒙報可文亦足錄也理學有書

耿恭簡定向黃安也經解有書郝仲輿敬京山也天臺集恭簡集名之二十卷

徵已至而事甫畢惜也其有待也經故未敢碎列山草堂仲輿集名多

論史書也紀載之文則廖鳴吾道南蒲圻以楚紀著矣魏順甫裳蒲圻三

甫之閒也有楚通志草其雲山草堂集皆不至然知順甫委心八

家者也王夢澤延陳黃岡文倣漢魏詩逼初唐一時名噪天下集雖約

實名家焉當世宗時以顧華玉薦與顏惟喬木應山王汝化格同修

承天志不稱旨王固不長敘事又書中多言以家艱不赴辟俟書

成乃一至而顏自有州乘燼餘稿諸書未閒見不競矣文以父子

著沔之陳柏子文燭也五岳交茅歸安白華序出五岳而歸安又

多與五岳子往來文蓋其子亦能文者柏詩文散見志閒要之五岳最耳又以父子著者黃梅瞿聘君九及子太初甲也聘君博孺子奇然聘君曰吾與聞道焉玉蟠宗道白蘇石公道宏柳浪道中隱雪世所稱公安昆季哉柳浪天勝珂雪勉也言文者皆友也專以友著則竟陵也鍾隱秀懼倡之春鵠譚元灣和也近人之言曰楚人以詩易天下公安彝其藩圃而竟陵實以蕭艾此得半之說也才不別學不僻語不翻案徑不窮幽不能以其力易天下者也西陵二梅司馬國中丞煥也以經濟不以文然西征疏著矣燕中詩亦可歌也中丞諸論英分耶雄分耶以王孫著者廣讌堂集也廣讌堂者靳之樊山王孫堂也其文麗以密王元美與之遊而京山李大泌序之文之成家者李大泌維楨京山餽甄吳國倫黃離郭正城也明

卿名列七子宗伯身受弇州文毅師保盛時疏事剴切餘亦纏纏不倦也同時則江夏任伯甫景陵鄒枚與文毅交余見伯甫集於漢之熊氏鄒文見新志一二而童內方承烈烈舊志中獨摘詞敘事皆遜宗伯又若鄒觀光雲之集考功何遷德之集吉陽王伯固一鳴黃岡之集朱陵李愚公若愚之集大樛咸甯之朱少華京山之王格高岱麻城劉同人伺之帝京景物黃敬渝文旦之老山梅惠連之墳麻城余老友也亦有近刻有三此數公者或先輩丹黃評許或時賢哀集節錄或志文偶見或專集孤行皆足笙鏞半壁煙樹江山者也嗚呼楚北之文盡是耶不盡是耶夫夢澤大泌世所久傳終不可祧即楚南懷麓茶陵李東冠冕藝林卒難抑而伸之而或謂楚文多自為法不一轍故名家者少然其氣剝而悍公安竟陵屏

弱而卒以易天下者氣峻而詣獨造也夫楚人之行正直抗厲以氣勝文不欲以格自拘宜哉抑藝文雖志一斑然山川形勢人物種種卒非文莫行遠故謂文統全志可也余安得合南楚而讀之勒爲全書以張楚哉是役也希良實襄事功居多

金德嘉

字會公廣濟人康熙壬戌會元傳詳文苑

楚詩紀序

楚之先鬻熊爲文王師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唐貞元閒柳伯存所謂子書起於鬻熊是也三閭大夫乃作離騷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矣宋玉唐勒景差皆三閭弟子也而王之詞賦獨傳是以屈宋並稱於世考亭朱文公集註之作離騷名經餘皆名傳詩十五國風當年如此者幾人哉唐

以詩取士而孟浩然皮日休席豫李羣玉鮑防薛據綦毋潛朱放崔道融輩或仕或隱要皆詩家所不廢若工部以詩史稱論者直謂三百篇以後一人而已其先亦系出襄陽者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史稱西楚彭城東海吳廣陵東楚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今豫章以東皖霍黽阨以北不復名楚然湖廣一境幅員致廣故代有聞人卽有明三百年以迄今日內自三公九卿翰苑臺諫曹郎中書行人外至中丞藩臬郡縣大夫暨章縫彥士巖壑隱人操觚握槩自名一家者不勝數也長沙廖傭客網羅楚詩溯上古至近代蒼萃成編屬胡康成學博涉湘踰漢徵言以勒簡端康成書言傭客承世父黃門家學爲潭州知名士佩窗篝火覃心讎校郵筒拮拾幾至充棟竊謂楚無風而以是補之余復書曰柱下

莊列諸子鬻熊先之也漢魏六朝四唐人之詩賦離騷先之也至若橫渠二程考亭諸先生之微言大義則又太極通書先之也楚人氣剽而悍往往爲其難者鬻子尙矣藉令屈宋生當聖人之世及聖人之門受經請益未知視卜子夏何如濂溪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立象盡意若親炙無隱之誨豈直聞夫子之文章已乎天之生才不一時人之立言不一轍奈何以楚無風也而少之是故上下數千載人文輩出譬諸寥衡之氣蒸爲雲霞而江漢之流行於地中也當明世宗時有學士廖公道南著楚紀一書人到於今稱之是集也剗剗告竣卽名曰楚詩紀可矣補云乎哉

與姚給事論賦役書

頃於邸鈔中見閩督姚公請革里長一疏不覺斂容起敬蓋天下

小民之窮不窮於正供而窮於雜派雜派之弊不盡始於有司而往往由於羣蠹夫所謂羣蠹者何也有經承之蠹有差役之蠹有城市歇保之蠹有豪猾表裏之蠹層累而上之以至於有司長吏之聲名日以壞黎元之膏血日以枯而中飽者羣蠹也羣蠹望風蠶食皆指里長爲例所固然耳白晝攫奪而文之以當年之名千條萬緒統稱之曰補庫官取之里長里長取之排年排年取之花戶終年稱貸逐月輸將而正供之逋欠猶自若也十年輪當之磨累不堪於是有以編餉南漕分任變十年爲五年一役者矣而經承差役歇保豪猾層累而疊出抱薪救火燄且燎原前役未完而後役又至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伺候衙門衽席以之不以耕讀爲職業而以城市爲生理鄉里淳樸之俗蕩然而無餘是顯虧者在

正供而陰壞者人心風俗也若行自封投櫃之法官案冊以徵收民照畝以完納卽敲朴不施而輸將恐後何則完一錢則有一錢之券票完一兩則銷一兩之由單官徵官解而箕斂之術不出於額外也里長之名革則官有清廉之聲民有樂利之實庶可保而富教可加法誠無便於此其不便者羣蠹耳若因循沿習日甚一日科派繁則正餉缺正餉缺則徵比勞徵比勞則揭借營債多揭債多則逃逃則田荒田荒則賦無出當此之時民欲學點金之術而不能官欲保飲水之操而不得官民俱困而羣蠹者肥酒大肉揚揚得意也嗟乎邦本之謂何而堪此朘削乎姚公急救一時之疾苦而又恐變法者之隨其後是故仰請

天語勒石以垂永久臺垣諸公念切民瘼者屢請以此法通行天下誠有見於良法之行也小民歡若更生而眈眈而思破壞者羣蠹也此勢不兩立者也

聖德好生天覆地載察吏安民巡察有遣矣水旱災荒賑卹屢行矣然巡察猶有待及之地賑卹猶有待澤之人惟良法畫一普天共遵則民力裕於平日雖小有凶年而不能災官箴肅於典常雖有僉王簧鼓而無以及於花戶編民也今幸矣

命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矣民命根本於是乎在

國家久安長治之大要不外乎此矣先正謂士大夫爲善惟立法濟民爲大此法立上有益於國賦下有裨於民生近之有拯於閭閻之阡危而遠之有關於風俗之淳古由八閩以推之各省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天下含生之倫沐浴歌詠於罔極矣區區慶幸之

忱不覺縷縷惟足下省覽而留意焉幸甚

上座主澤州陳公書

昨廖傅書後恭呈座前言之不文臨池悚仄嘉數年來雕蟲之技本不足觀先呈集目餘俟鈔謄續進惟引領望樊川大集告成滌几諷誦大啟蓬心也中丞吳公今開府三楚楚人動色相慶定知發政施仁沛如江河矣然楚中之事有待於興舉者一楚中之法有望於申飭者三嘉欲進謁披露而望淺言輕未能逕達伏念我師以薄海蒼生爲念而吳公又師同里相厚善謹梗概言之亦可

以見嘉之早作夜思非徒爲一身一家計者或可轉致吳公聊供采擇蓋楚有江漢書院在武昌省城大比之歲士子肄業猶湖南之有嶽麓書院也往者翟象陸先生爲方伯歲在庚子檄取郡縣

高材生負笈講藝親臨課試號房數百閒篝火丙夜達旦楚士觀摩興起良多嘉與今銓部汪君錚屢試第一尋倖鄉舉當是時楚墨頗獲傳頌而數科以來漸次登選而去則是江漢書院之大有造於楚人也中丞觀風得士正值賓興若煥然一新卽考亭白鹿洞之學規可以復振此所望於興舉者也楚地舊苦十年大當之差謂之里役正供有限雜派無窮積里因之以包攬猾胥因之以侵欺小民不勝敲扑則借債於營兵營債難償則逃逃則田荒田荒則正供亦負而有司往往受考成之累自前任制府徐公創爲穿甲之法革去里役俾單丁斗米咸得自封投櫃於是包攬之端絕侵欺之路塞良民輸將恐後而郡縣之課遂最此萬世之利也村市之民舊苦保長之役阜快所至蠶食其家又官長生辰時節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踵事增華中人之產當一役而遂盡及更換之期既屆肆行僉報
人人視爲畏途多方請託展轉支離中人之產報一役而遂盡自
革去保長之法行祇用鄉約約講月吉讀法阜快無蠶食之地而
質遷有無之民得以安堵此又萬世之利也漕糧北糧舊苦里民
與旗甲相兌陋規多而糧艘開幫之期常滯自官兌之法行鄉民
負米交倉且出暮歸迨糧艘到日官與旗甲唱籌量米日中而竣
事里民不見運軍之面而水次無所容其久泊此又萬世之利也
邸報中台垣建白嘗請敕下未曾穿甲之省一體遵行則此法之
善可知然法之善者便於官便於民便於廉靜之鄉紳閉戶讀書
之士子獨不便於地方之豪猾與衙門之吏胥故嘗有虎視眈眈
思陰壞其法者嘉擬告之當事立石通衢以垂永久會前歲恩恩

北征有所未遑今中丞襄裳仗鉞延見吏民訪問興除大端若通
行曉諭杜絕宵小壞法之萌則召棠郇雨世世頌之矣此所望於
申飭者也嘉素性恬退在長安懷刺漫滅已久卽故園諸長吏杳
無尺素相通問寒門子姪藿粥布衣恂恂謹飭長男啟洛又以教
習旅食京邸第以區區桑梓之慮爲此妄言雖若平平無奇然士
興於學農安於田工商樂業於市至治之要不外乎此古之爲治
者施予之惠可以及人然而弗徧巡察之威可以易俗然而弗深
惟良法美意堅守而溥被之則涵濡淪浹爲無窮出而鎖鑰封疆
入而平章軍國無二道也冒懇我師晤言之暇齒芬及之則怙冒
三楚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矣

張希良

字石虹黃安人康熙
乙丑進士傳詳文苑

上開府大中丞張公書

生再拜奏記大中丞閣下往者癸丑冬閣下奉

命撫楚卽當三藩並移之際僉夫捉船城郭江湖一時騷動生比
濫竿省志偕諸同事上謁見閣下居高而遠思憂形於色若不知
其臆節之方新者竊以爲閣下真古大臣也無何滇黔變起湖湘
以南望風奔竄閣下獨以江鄂孤城與制閩相犄躬擐甲胄曉夕
睥睨閒拊殘黎厲將士卒待王師之至更念風鶴餘生蕩家失業
重以追呼民將不堪於是疏緩十三年租賦民懷其惠相率輦輸
以佐大軍之急已而山寇頻發指授方略所至皆討定之歲饑又
復疏請蠲賑活人以億計蓋自用兵以來閣下外籌攻守內計拊
循焦勞抑損未嘗有八騶之車一蓋之乘鳴金鼓建牙旗而晏坐

堂皇者六年於茲矣遂能殄滅元兇擊西南半壁而還之

朝廷插羽漸稀大勞將艾閣下之功高矣閣下之庇廕楚人者亦
已厚矣乃者察典失衡生與偕計諸人以閣下功未白幾欲揚元
禮之旗會

天子聖明謂閣下宜秉楚節如故三戶孺姬罔不辦香手
額幸不奪我寇公也以閣下聰明慈惠閔憂元元如不及疾苦愁
歎纖悉舉燭之更何假一妄書生之言上溷明聽然語云泰山不
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周公聖人也吐握哺髮所欲言而請畢事
者千有餘人爲能達下情而廣集思之益也孟水置薤治理通焉
矧今災異日以聞民艱日以甚生雖草茅下賤杞憂之及亦將身
之敢避狂夫之誅而與寒蟬同默默乎請以閭閻困瘁所尤劇者

爲閣下陳之楚地歲比不登矣大江以北田隴半入山谷無陸海
浸漑之饒雨澤皆仰給於天土旣磽瘠而且壤錯豫州其氣先寒
百畝之家田宜早稻者十不得一焉楚天淫雨常在三春入夏則
往往多亢暵亦理數然也故五六月之間一有蘊隆中晚二穀舉
盡之未見楚人有全收也今歲則愈有難言者生安人也卽以安
邑論邑自正月不雨至於四月僅而得雨農人倉卒爲耕具則稻
之齒亦長矣而蟲復災之四月一雨以後焦金爍石直到於今阡
陌塵飛土龜至尺許螟蝻女魃所留餘民夫有幾而長吏覬希滂
沛展轉踰期塵塵以秋災報罷然則茨簷愁痛豈盡至於閣下之
耳乎夫楚人皆絀素無積聚所倚爲命者光羅商固數鄰邑之灌
輸耳今汝南赤地千里室如懸磬無斗粟得至關南而南人之墾

占北地者捲土來歸日以千百計主客交困莫可如何水盡菰淺
山窮橡栗旦夕殍於溝壑蓋十室而九矣其勉爲支吾不過暫時
人耳生一門三十餘口廩食不及二十石終今以往數米而炊可
延殘息三兩月此後亦未知軀命何託而細民可知一邑如此他
邑可知及今不爲之所生恐數十萬財賦之區非復

朝廷之有也夫災傷之書旣上軍需國賦亦當暫爲緩止以俟德
音乃長吏之徵比益急盈庭鞭撻慘不忍聞大餉兩兌以及加編
宦課交督於一時升斗餘粒復消耗於醫瘡剜肉中矣夫自明季
迄今凡三大荒崇禎辛巳人相食順治癸巳春斗米四百緡今米
價當癸巳四之一人未至相食也然長年三老以爲苦倍疇昔者
疇昔家有餘財而今惟束手以斃也催科不已如人之垂死又加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鳩毒焉則雖

聖天子與我閣下甚愛斯人願緩須臾以待大澤之至而已無及矣豈不痛哉自古荒政莫善常平今州縣積貯無幾未能口分而家給也多方賑救或請上方之金或鼓尙義之級神而明之是在閣下但於秋災分數外更爲補贖得邀往者給復一年之賜因民以賑民則莫大之仁術也第今之民生旣浚矣在官者往而不可還矣哀此子遺危急存亡正在無絲可賣無穀可糶之際閣下繪圖入告請蠲請緩期以來年捧腹之民感浩蕩而豫有生氣矣南糧之有改折也蓋山鄉不利舟楫有輓運之艱行營委積有守候支放之苦於是以銀充米外給水腳官爲就近採買此通變宜民至計也往者本折二家紛如聚訟彼時穀賤傷農折者利其輕齎

而本者苦其倍費耳頃歲穀騰計本折適相等其議始熄但如安邑舊有南北二漕北漕久入條鞭民忘其勞矣閣下儻爲安人造百世之福一言建白將南漕併入條鞭上也卽以時方致武難於發議亦當以暫准改折明著憲行俾長吏有所遵守奈何歲煩詳駁罔所適從而一二姦猾因得假營折之名爲奇貨以滑其中借庫填庫委無用金錢於胥吏之手乎夫此無用金錢皆百姓膏血也一歲營折之費可當正供五之一合五歲而民已重費一歲之折矣朘削如此若之何其不窮且弊耶大差之爲里甲累久矣官錢打掃日生飯食輿夫贈送諸色目歲費約數千金軍興尤甚百孔千竅殆莫可窮詰而爲之斂散者保戶也保戶半積蠹大猾憑城縱壑最易漁民每見里排輪代自六房兩阜下逮門役奉賀新

里名刺纍纍牆壁閒也夫賀新者皆有求於保戶者也里之新而保戶是賀謂保戶之大得所欲也殫里之出竭廬之入哀苦莫告而若輩以爲賀自此以上快心之奉又不知其凡幾也故欲釐剔弊源則大差之名不可不禁而保戶不可不革也錢糧之官爲徵解也通乎直省矣火耗之禁功令森嚴然銖黍所入未必無盈餘足以償道里之費補收兌之虧也今徵常在官而解常在民是官獨取盈民乃重耗也陽奉陰違之弊其可不察飭而條爲畫一乎水旱災祲吏之所不欲聞而百姓之所急欲上聞者也比年饑饉有語及奏報者非惟吏難之民亦自難之此其故可知矣夫駁勘所以重虛冒而或者反以滋費得不償失恐非勤恤民隱至意也今歲荒又見告矣曩者陋例願閣下澄汰而逆閉其途也軍需旁

午取辦臨時勢不得不資採買然名雖官給價值其實層累而至於下十無二三焉而黷者又復借端掊克利歸於下而怨叢於上害有不勝言者今西南漸平一切採辦當已之卽不獲已而委之忠公廉潔之人密誡里甲行戶估值有無侵蝕之實則公無廢事而亦無困人矣夫五聽所以達民窮頃之刁風亦少熾矣許訟之徒以睚眦破人家蓋黃之大姓無不罹其禍者近復開告密之門誠其人如朱家郭解者流鷹擊宜矣山野之民多收幾庾穀稍稍自給而指爲豪又何以處夫橫道之豺狼也夫里有富民俗之厚也今乃羅織至此生恐不數年而富者貧貧者益無所賴矣矧哀鴻滿野萬井蕭條閣下宜帥先諸憲長守令斷絕獄訟靜以養民氣猶懼傷之忍使其波累於郎當三木閒乎周禮荒政十二有曰

除盜賊自諱盜之律嚴其諱益甚而萑苻之勢張矣今一月之內盜所劫掠凡數處皆有力之家鑽體灼膚備極慘毒席捲一空昭昭人耳目而長吏漫不加意比及隆冬一牛石種皆將莫保其有閣下何繇知之誠恐上下相蒙宵人得志不至釀無窮之禍不止也生閱邸報七月二十八日地震 京師壞城郭踏室廬壓殺人無算此其變之大者按春秋五書地震不言事應而春秋繁露與洪範五行傳論著甚詳天人深祕生不敢妄爲徵引而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

天子與大臣同心一體恐懼修省當有見微而知著者矣又聞安陸之蓮花庵怪鳥見按其形似在山海圖爲水爲火爲兵爲大喪是不一說而生弟希聖謂陳建從信錄所載萬曆十五年異鳥見於秀水縣之思賢鄉人頭鳥身領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大水明年米貴死者塞路水爲腥賦不可食杭州保俶塢後積棺幾至山半流液成川正與蓮花庵所狀合殆將有水患疾疫之憂其兆旣成矣導迎天和以消沴戾是不可不先事而豫防也又安邑之南鄙土人剝瓜往往有稻秧叢生其中此所謂木妖也夫穀以養人不熟於田而寄於空虛無用之地大無之象見矣煙蒼蒼明年無糧刲豕得之民之無祿剝瓜著之其事非偶然也今秋將盡矣驕陽未至霖霖尙屯居民汲水遠至數里外洩利之疾所在都有過時不雨又將無麥此真萬物芻狗之秋也經書成公七年冬大雩是吁嗟禱雨之祭四時皆有之今恆暘如故而曾莫省憂非所以懼天災而恤人窮也然欲從事於禱祠之末則又不可自占軍

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也故宣公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秋至自伐萊大旱胡氏以爲此其應也楚自大軍進討資糧芻束山夫水手礮車船木麻鐵鉤楯戰馬諸費所以備行閒緩急者惟是江北數州民耳積五六年征役之氣以召天變其不雨宜也昨歲江西底定言者請蠲逋賦二百餘萬

上曰其助逆可誅其佻仍可憫特曲從之今我武維揚數州奉義之民僅存皮骨未及於寬政是從王者反不逮從逆者有厚恤也天心幾何其不亢戾乎閣下誠以江北數州頻年可憐之狀與所以致災之由剴切具疏得比於西江閩廣諸處給復數年以寬其力以慰其心好生之德又不直嗷嗷諸邑被之而已夫祝良暴

身紫雲起鄭俠納忠澍雨應日者

聖天子虔禱郊壇玉步甫移甘霖立沛行之而旣效矣閣下若能出告誡引罪之言罷青苗免役之害以附於洛陽監門禦災之實天心仁愛主聖臣賢誰謂一氣呼籲中而桴鼓有爽應哉不此之圖瞻烏蹙蹙誠未知其所底矣自古災祲譴告草澤之言往往與肉食相參今求言不逮下生竊恥其無由自達於當展也而妄效之閣下閣下

天子之喉舌也異時閣下覽揆之辰生隨於鄉大夫握爵爲壽閣下延之東堂俯詢民瘼不知其膝之前而晷之移也故嘗以爲閣下真古大臣躬逢古大臣吐握之風而無寸壤涓滴以裨益高深其視任棠賢不肖何如耶生惶恐百拜

呂德芝

字時素一字石素黃岡人乾隆初歲貢附見從祖元音傳

書杜和尚事

靖州天柱縣邊苗地也有一徑方四十里可達黔中郵遞甚便而叢箐荆杞彌互山谷諸苗穴之以肆剽掠有行僧杜和尚者能詩歌語天下事如指掌大抵明末高人為僧者也武勇絕倫熟遊其地欲闢此徑募積多貲具鋤斧雇健夫百餘人力事斬伐月餘成坦道十餘里諸苗羣阻之杜持鐵杖可五六十筋獨戰斃苗三僧餘皆披靡散凡三月竟成康莊當事者擬旌之笑卻去遂結庵中途獨居以護送來往數年矣一日晌後有異僧負裝掛木緘大刀入庵釋任呼杜具湯沐聲甚厲杜訝之方事水火俛首竈前僧入其廚睨地有鐵火叉一足躡之即一足踏杜頸杜一手起僧迸擲

牆上額破僧起奪火叉拔木函刀來砍杜急拾木片方八寸許左右格避應削且盡因奪門出僧疾追走二三里時黃昏杜望山走渡小木橋因猿挂橋下僧過橋追之杜從下曳其足僧墜沮洳中杜下奪其刀問來故不應杜欲殺之亦不應固詰之乃曰知爾武勇欲降爾相幹一事今不諧殺耳復何問杜嘆曰吾老矣天下大事亦久灰心況他句當耶然爾敢忤我亦有膽識者攜手歸庵具湯沐飲食詰朝別去杜後語人吾黃岡人先人邱墓在黃今年暮思歸正首邱言之輒歎息泣下後不知所終康熙戊子靖州人遇吾友皮孝廉日升問杜已歸黃否皮固不知因告余以其詳余聞而異之因書其事將訪諸吾邑之杜氏云

萬年茂

字少懷黃岡人乾隆丙辰進士傳詳儒林

劾學士于振陳邦彥疏

爲特參無恥之學士以做官邪事臣謂廉恥爲國維之大學

士列清華之長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我

皇上賜宴臣工於瀛臺殊恩異數千載一時際此隆遇正當深自

砥礪以圖報稱詎有侍講學士于振陳邦彥於排班恭迎

聖駕之時二人同列東班適值戶部侍郎傅恆經過陳邦彥向之

請安打跽二次于振打跽一次大廷廣衆屬目驚駭而二臣

恬不爲怪臣查侍郎學士品級雖有不同而翰林院之講讀

學士則體與六部之侍郎相等以其相等而屈膝打跽是替

官方也且我

朝制度京員惟諸王認識者近前打跽請安員勒以下平立答

話而已其諸王不相認識亦不請安故雖在部司屬無向侍

郎打跽之例而二臣甘心爲之是違

朝制也禮曰侍坐於尊前見同等不起又曰朝廷不涉位而相

與言不踰階而相揖矧

聖人在上嚴肅清明觀禮之場白晝獻媚二臣誠不自愛如

國體何臣在班目擊祇緣

賜宴大典仰叨曠代之榮私懷包羞之義嗣又恭逢

聖駕謁

祖陵巡方問俗普天同慶未敢上瀆

聖聰惟是兩月以來道路播聞人人訕笑午夜慚惶隱徇滋懼爲

此繕摺糾參伏乞

皇上嚴示戒懲立賜罷斥以申

朝制以肅官方俾知無禮之逐共敦羞惡之心整飭廉隅振興士氣所關人心世道誠非渺小臣愚不勝悚切待命之至

喻文鏊

字冷存黃梅人乾隆乙巳恩貢傳詳文苑

上張觀察論鄉兵保甲書

某頓首白鄉兵保甲宋之稅政也保甲則至今用之無不知其爲善政誠以防患未萌莫如保甲今或不責以察姦之實而惟衙門奔走力役供應之不暇矣保甲之權操之吏胥杖篋攫金者吏輒匿之陰取其利矣至有城狐社鼠嘯聚成羣令牧猶弗之覺逮釀成事端如火之燎於原然後符牒紛馳令地方紳士團結鄉勇夫勇非卽兵也而亦可爲兵則有宋京東之弓箭社今則私藏兵器

者有禁蓄火藥者有禁劉文成詩云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鼙蓋難之矣然則鄉勇可以不用乎非也一時之急不得不有所藉手且今之所謂鄉勇非民壯弓兵之類也而其所以用之者不患其不可聚但患其不可散夫一村之中非其子弟卽其戚黨出入之所必偕見聞之所易悉苟擇其中曉事者董厥事荷戈而從者不外一村之人村之小者則合兩三村之力各繕其村堡保其室家城居者亦然吾楚民居聚鎮少垣堡承平日久一聞賊徒竊發婦女紛紛駭而走險落水墮崖死者無數故修城之外築堡爲先大戶築於族畸零築於市邑居防城村居守堡賊未至不迎旣去不追來則截之於隘去則及時而農不戰而能守可散而後聚由城以及鄉由一村以及千百村聲援聯絡遠近相資而官

不調撥也所賴官爲經理者必以時激其仗義之心而止其妄殺之漸則鄉勇可得而用也不然愚民習於戰鬪狎侮危事不以殺人介意其猾桀者挾隙圖報又或藉策應之名濟劫奪之私若今日潘御史紹經之所陳往往而有雖然此用之於有事之日若防未萌則保甲之法行之久矣何以行之又不足以防患其要在於得人夫今之保甲賤役也以爲賤役而甘爲之則不惟不可以防患且可以滋患必明示以非賤役而後人可得矣故得人在於不責其力役奔走供應而優以體貌則權不在吏胥謹愿者無所恥而樂爲之矣且保甲之設非徒爲狗偷鼠竊設也句核門牌使知四民之數其所以防微杜漸者意至深遠夫禁過於微則民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患遠者遷善之漸而興行者所以窒禍亂之

源也蘇文定之言曰三老嗇夫可使推擇民之孝弟無過力田不惰者爲之鑿以爲準今而論莫善於不貪財賄凡事可僞不貪難僞斯謂得人矣鄉雖僻陋豈無一不貪財賄之人其人既不貪財賄又豈能以財賄供吏胥之求衙門之用且不貪財賄則其心正可以教人之不正於是取藍田呂氏鄉約之法不拂乎社學立師之意使導其鄉之父兄子弟各循其分其有不然必爲一堡所不齒凡民之姦厥由不學古之時無人不學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其言之淺近如此惟其淺近如此故民可使由也謹之云者其知後世以邪術兆兵端乎故曰下無學賊民興其言之危險又如此凡以正人心厚風俗愧厲其廉恥而油然而生其孝友睦婣任恤之心天下未有習於孝友

睦嫻任恤之教而悍然爲非而不顧亦未有習於孝友睦嫻任恤之教見人之悍然爲非而猶爲之容隱不思爲一堡除患礙於開告訐之路傷鄉里之情者也蓋保甲行而鄉勇可永無用議今天下一統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自討平逆藩後腹內之地未嘗用兵夤緣爲姦者不過地方莠民聖人之世亦所不免豈甚不可制防哉今用兵之地既兼練鄉勇他仍亟申嚴保甲以杜未然伏讀

聖祖仁皇帝聖諭十六條

世宗憲皇帝萬年廣訓期於化民成俗例選鄉貢生員有文行者爲約長以宣導之今試用知縣題請實授者必敘入每月朔望宣讀聖諭廣訓編查保甲均能實力奉行等語吾未見實力奉行而於事無濟者也願執事垂鑒勿視爲舉子綴緝策語焉

書汪縣丞妾事

梅邑汪振玉乾隆癸酉舉人挑發江蘇知縣以事鐫級分發廣西補凌雲縣丞其之廣西也憚路之遠僅攜一僕往妻若子不能從比至買某女爲妾付以家事年十八耳擗擋諸務當承意踰年承卒於任向所攜僕回楚矣凡殯殮大事皆妾經紀之妾父母聞脅女挈貲以行不可逡巡言回楚路遠不能捨割情甚痛蓋近來姦人鬻女爲官家妾或一年或數年其父若母若兄弟朝夕窺伺乘閒傾筐倒篋去者比比也况所適之人已死並無親丁之在其左右者耶妾曰我非以身事汪丞乎果以路遠難捨割當日何賣我戒閹者後我父母來勿內日盼汪親屬至晝歸櫬事遲數月不至請於令即日買船扶櫬旋楚令難之妾曰逗遛久妾身恐不免死

者之骨更未可知他日毋迺溷我公一蒼頭老矣實丞在粵收者
妾知其誠樸可任俾之經營一切筐筥器用等自爲條繫簽記入
簿錄奉靈櫬登舟晨夕奠醑泣涕由舟而陸又由陸而舟蒼頭皆
聽妾指使途半丞之子與姪踉蹌至乃泛洞庭下江漢泊黃梅之
清江口妾謂其子曰死者歸矣主喪者當卜地安靈成服肅几筵
以待弔客我歸見主夫人登堂見大婦匍匐伏地叩頭者三大婦
謝妾曰吾分爾也一家大小拜謝鞠歸櫬狀曰非死者之靈不及
此相持痛絕於是喚老蒼頭之自粵來者請於大婦給白金三十
兩遣之去持所書簿錄付大婦退堅閉一室族黨無見其面者妾
郭氏廣西宣化縣人

袁

銑 字金溪麻城人嘉慶
辛未進士傳詳儒林

請剔除考試積弊疏

爲考試積弊急須剔除以儆貪私而杜僥倖事竊思鄉場爲
國家掄才之典小試爲士子進身之階理宜弊盡風清拔取真
士以仰副

聖主作人之意乃日久生玩外省大小考試情弊多端臣謹就所
聞臚列數條爲我

皇上陳之一州縣入簾關防宜密也臣維試卷去取關繫簾官如
大省萬有餘卷呈薦不過數百若有心欺蔽負屈必多主司
以既竭之目力徧搜落卷更覺茫然遺珠其能免乎此簾官
責任之重也臣聞近日各省風氣應試士子有探聽調簾官
員迎於中途而拜爲師者有交通官親謁於省寓而拜爲師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者其贄儀或數十百金不等以求薦也議中後謝贄千金不
等在外招搖如此入闈後彼此關通甚至隱匿佳卷轉取平
常之卷與有關節者並呈謂之襯薦營私一念何所不爲官
場以廉恥爲迂闊官倡之士效之人心之害莫此爲甚應請
旨飭下各省監臨於鄉試屆期將調簾之員嚴加防範如有招搖
形迹一經查出立即參處就中擇其老實可靠者派入內簾
庶科場肅靖而賢書無或濫矣一府縣案首賄求宜禁也臣
查府縣考試文章其覆試多至五六場原以名次先後定其
優劣不容混淆乃因歷來考列案首之人學政每循情面無
論文理通順與否均予取進是以不肖府縣藉此居奇案首
行賄自數百金以至一二千金不等以試場爲利藪成何事

體設使府縣案首俱非真才如學額三名之小縣案首既去
其二寒畯不亦難乎至武童弓馬刀石雖衆目共覩亦或濫
分甲乙殊爲無所忌憚應請

旨飭下各省學政嗣後於府縣文武案首必其文理通順材藝勝
人方准取進如其文理悖謬材藝薄劣者概從黜落庶學政
去取之權府縣莫得而操之士子明知無益亦不至妄生行
險徼倖之思矣一因工捐輸賞緣宜戒也竊照直省閒有煮
賑急務及修築要工士民踴躍捐貲原屬義舉經封疆大臣
奏請或賞以職銜或准以議敘要皆出自

聖恩加之獎勵至有司秉公衡文不在酬勞之列臣聞湖北近來
各府遇有修葺儒學等工程官爲議定每人捐銀若干有照

數捐去者學政臨時均與取進卽以府學爲通融如一縣有捐銀幾人則添撥府學幾名或一縣捐銀無人竟至府學額缺雖捐輸中不乏能文之士然操其必勝難免官吏分肥假公濟私之弊應請

旨飭下各省學政嗣後有以捐輸爲夤緣者概無擅循庶富豪無所倖矣以上三條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鑒謹奏

請停捐例疏

嘉慶二十五年

臣聞我

朝自天命十年開捐以爲裕

國用卽以儲人才古昔聖賢多有起於魚鹽市井中者此捐班

開正以補科甲之遺才此其意非不善法非不良也於是定其制詔每年正印中科甲用十一人捐班中用八人外京官雜職以及各州縣訓導其用爲差似乎捐班少而科甲多然臣按進士科尙存五千餘人舉人尙存二萬七千餘人今所隨班候選者尙屬十八科以前之人在

皇上之心以爲老其才以待用殊不知候十九科人用足必待三十餘年矣縱其人三十歲或中與會再候三十年則其人年已六十餘矣卽遵部限分發將抵任未一年而逢大計不斥爲老僊必指爲疲癯凡屬科甲半免冠而去矣彼捐班中財多年少於是陞之卓異指爲廉能我

先皇所設法良而意美者安在乎况今鄉會場之法令甚嚴卽一縣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與府試必載三代之履歷考童之互結廩保之花押種種詳明以辨冒頂倩鎗之弊娼優隸卒之流者不已甚哉若捐班則不然不問其人之根本爲何如正項銀兩一到州縣爲之出印結督撫爲之具保狀一年而實授矣所以襄陽知府實少林寺僧人出捐甯波府道實邯鄲響馬出捐以及保定同知鐵嶺縣丞等員出身之不正者其被告出拏問者數年來已有八人臣不知未被告發者其人又不識幾許矣且此輩以貪酷爲精明貪則多財財多則獲上而上司指爲有禮酷則重刑刑重則民懼而上司指爲能斷將見稱能員者又此輩矣此臣所以讀陽城之傳不禁往復於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之數言知其自出考下下者有由矣且臣此本一發軍機

房而朝臣必有借國用不足以暗進其讒者臣又計之詳矣乾隆以前無論矣自嘉慶三年因川陝楚三省教匪之擾開捐僅得銀七萬餘兩十二年黔楚苗洞反開捐僅得銀十一萬餘兩十九年黃河決開捐僅得銀六萬餘兩其閒或二萬或三萬不等總共二十年得銀三十餘萬若後宮冗費一去可免開十年之捐蓋鳳藻宮花粉銀十萬寺子宮供俸銀十二萬熱河例銀四十八萬圓明園春秋修整銀二十餘萬內大臣管理圓明園俸銀十六萬賞賜圓明園宮女銀二十五萬若去此數項則一年可節濫用百萬有奇庶可拔真才收實效國計民生兩賴矣臣再查外省官員自督撫至州縣皆以互相蒙蔽爲得計因兩淮兩廣之鹽政而去大員六人則

鹽商之弊多蓋鹽商所進呈

御前之鹽包重六十斤價五百餘文小民所買之鹽其包只重八斤亦是五百餘文即此一弊所以降湖廣總督百齡兩江總督汪志伊而託津遂津津得志矣夫託津由大學士總理滿漢政治其遇隆其秩重其感恩宜何如矣其舞弊如此無論其他即如本年七月

大行皇帝賓天伊謂

先皇生於灤陽崩於灤陽妄自附會考

本朝歷代

龍降之所載在金騰彰彰也

先皇降於遼藩即此一事託津之妄奏欺君已甚其讒松筠疾董誥

諸事又何可屈指計哉

皇上如以臣言為是則將此數條施諸政府實

聖祖

列宗之靈軍國人民所快心者臣雖加以斧鉞受其鼎鑊非敢計矣

帥遠燁

字仲謙黃梅人道光丁未進士傳詳忠義

請停

幸圓明園疏

臣前恭讀

諭旨因翰林院侍講汪振基疏請崇儉節用

皇上特命戶部會同王大臣通盤籌畫樽節裁減仰見

皇上為天地惜物力為

國家培元氣此誠帝堯茨階大禹宮室之遺規也臣愚以為今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集部

文

七十八

日有一舉足抵尋常條款無算者則莫如停

幸圓明園一事謹按

圓明園為

世宗憲皇帝藩邸之遺

列聖因之每歲首移

蹕園廷即於是視事遂以為常蓋亦不忍遽忘

先澤之意

皇上仁孝格天上念

先朝堂構豈忍一旦置之無用之地然時勢有今昔之別庫藏有豐

紬之殊昔則海宇昇平藉此以暢

宸遊樂民之樂也今則寰區多事置之以示

儉德憂民之憂也設使

皇上處

列聖昇平之日必不至惜此小費以博崇儉之名設使

列聖處今日多事之秋必不因不忘

先芬仍事遊觀之所

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况冬至之慶賀已停廷臣之筵宴已罷雖以

謁

陵盛典猶恐有煩供億從權降

旨停止中外臣民莫不謂

皇上續承統緒所以仰答

貴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集部

文

七十九

先朝務其急者大者推之

園廷有以異乎蓋論

口澤

手澤之遺基宜勿替而求

善繼善述之道跡不必拘儻亦降

旨停止

巡幸固而封之不惟每歲修葺之費可省即終年防護之役可除
當此左支右絀之時以佐軍旅河渠之需惜不貲之費貽無
疆之庥即

列聖在天之靈未嘗不默鑒之也抑臣愚慮更有深者上年八月

聖駕還宮已傳三籌羽林森列盜賊竟敢於

變輿經過之地劫掠肆行加以青龍橋等處時有盜賊出沒營員

兵弁之不足恃已可概見

園廷地臨曠野既無城池之捍衛復異

宮禁之森嚴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

九陛之尊乎蓋以

聖主之鴻庥百神自當朝護而以小臣之愚悃百密猶慮疎虞

皇上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社稷維繫之深必不至惜此一區處以閒空則

九重深邃既凜然於

天威之嚴億兆生靈咸曉然於

美德之儉冒昧再瀆實出於區區忠愛之忱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貴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集部

文

八十

陳廷經 字執甫 蕪水人道光甲辰進士 傳詳宦蹟

神機營不宜外調疏

臣竊維

京師設立神機營

特派親王統帶訓練數年以來器械精良技藝嫻習赫赫聲靈天下聞之莫不振懾查直隸梟匪不過么麼小醜耳現在直隸兵勇不下數萬人足敷防剿之用似不宜令神機營出戰何也神機營之兵乃

皇上之親兵也神機營出征猶

皇上之親征也 臣以為

天戈所指可近守而不可遠攻可常勝而不可偶敗以么麼之小

醜動虎賁之雄師即令大捷不足為國之武設有小挫豈不為賊所笑况直隸諸軍方不得力聞神機營出戰必更互相觀望互相推諉不肯向前安望其助剿乎 臣請將現在已出之兵明降

諭旨飭令分布東西南北四路廳地面專司防守以環衛

京師使四方姦宄聞之不敢窺伺此即虎豹在山深居簡出百

獸震恐之意也或曰神機營駐紮

京師未見賊面若不臨陣何以鍊其膽氣此說誠然然 臣聞三

軍之耳目在將三軍之膽氣亦在將當此之時必得一久歷

戎行身先士卒百戰百勝如鮑超楊岳斌陳國瑞等帶領出

隊然後可以衝鋒陷陣所向無敵若無其人遽令踴躍前驅

未免行險徼倖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其關繫豈細故哉
敬陳善後事宜疏

臣恭閱邸鈔知金陵城池業已克復全股殄滅逆首自焚天下臣民同深慶幸惟一切善後事宜正宜次第舉行臣謹就管見所及酌擬三條敬爲

皇太后

皇上一陳之二疆域宜略爲變通也查長江古稱天險足以制敵四川湖南湖北皆一省地面易於控制一入江南則隸江蘇者爲蘇松常鎮淮揚徐通隸安徽者爲安廬鳳穎徽甯池太一江之險兩省共之在承平無事之秋遇有文移稟報原可朝發夕至自咸豐三年安慶金陵先後失守賊踞長江文報

梗塞如徽甯失陷數月而巡撫不知徐蘇被擾多時而總督無報一時文武百官無所稟承任賊披猖貽誤匪淺

文宗顯皇帝

以徽省軍務責成浙撫督辦然浙江巡撫駐守杭城從未一出境地不過派兵遙援而已又新設皖南道仿臺灣故事賞加按察使銜准其專摺奏事然上有督撫顧忌孔多數年來未聞皖南道發一摺奏一事也今江皖軍務業已肅清欲爲地方畫經久之策不如以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四府割屬江蘇與江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爲一省名曰江南以揚州淮安徐州海州通州五府州割屬安徽與安慶廬州鳳陽潁州泗州爲一省名曰江北長江舊有水師分隸江南江北兩巡撫隨時操演或加以操江名目以重事權鎮江各標仍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聽兩江總督節制其江南巡撫仍駐蘇州江北巡撫仍駐安慶其江北之六合江浦原隸江甯府可改歸揚州府既分兩省則江南科場仍在江甯江北科場改歸安慶其文武各官有無應行更移之處議定後再行酌核辦理此一轉移間呼應較靈江防益加嚴密矣一勇丁宜妥爲安置也江浙投誠士卒爲數甚多援盡矢窮迫而相就不盡由本心也自來降卒駕馭一不得宜旋降旋叛至各省勇丁由大營招募而來皆無業游民性成凶悍殺人放火視爲故常一旦遣之歸農斷難安靜如蘇州之勇散回廣東佛山一月連劫七次南海一月連劫十餘起番禺香山東莞新會一帶人則千百成羣船則帆檣絡繹有糾衆攻打花塚情事該督毛鴻賓一味勒

捐罔恤民阨以至富紳大賈紛紛逃匿死亡民間恨之切齒外國載之新聞而於此等散勇不能安插任其搶劫橫行現在金陵以下潰出之賊難保不由江西水路窺伺粵東句結散勇以爲內應一省如此誠恐他省亦然臣愚以爲各省自用兵以來綠營舊兵半多缺額其存營之兵亦不免老弱充數不如責成各督撫提鎮卽於某項降卒逃勇中擇其技藝精能者充補缺額一入綠營易於鈐束不至故態復萌且聚之則勢大分之則勢微也至各省重鎮如直隸大名府拱衛畿輔與山東河南接壤原設有大名鎮近遇宋景詩分竄徵兵調將幾及二年而後竣事似宜再增兵額若干以嚴門戶陝西漢中府襟帶秦蜀原設有漢中鎮兵弁不敷防守且距

省一千七百里稟承大吏時日稽遲似宜再增兵額若干仍將該鎮賞加提督銜准其專摺奏事以免推諉湖北省之荊州府居江北上流爲巴蜀要會襄陽府引唐鄧爲屏蔽依荆渚爲唇齒三國時北人得之以制南南人得之以圖北洵自古必爭之地原設有荊州將軍鄖陽鎮然賊自粵東紛竄竟不能力挽中原固由人謀之不臧抑亦兵力之不足似宜更加兵若干以資防守山東兗州沂州連界徐豫原設有兗州鎮兵額無多教匪起事已逾數年該將弁不敢查拏蔓延滋甚似宜再增兵若干以資分布各營兵額原有定制無事則嫌其多有事則嫌其少與其征調不及貽誤事機不如令各督撫體察情形酌量加添兵額卽以此項勇丁撥往防守實

屬一舉兩便其餘遣歸者由營收其軍械分起行走仍密飭沿途地方官小心防範無任滋生事端到籍後密爲約束但有犯法卽予嚴懲惟不可辦理不善激之生變耳一武將宜慎於簡用也孔子曰學而優則仕治民之事未有不從學問來也以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治之古語云然洵爲定論唐太宗厚待功臣高出前代然留之朝廷則優其禮貌放之田里則恤其身家從未有一官一邑使之嘗試者誠以此輩武夫不通經濟可以封列侯而不可以爲縣令如彭玉麟簡任皖撫卽以不諳吏治具摺力陳洵有自知之明河南布政使張曜直隸廣平府知府余承恩改用總兵仰見

皇太后

皇上慎重地方權衡至當前此田興恕打仗勇往卓著戰功中外所共信者而一署貴州巡撫驕橫異常疊經參奏李續宜簡放湖北巡撫卽與官文意見不合無益地方張學醇簡放安徽臬司第爲羈縻苗逆起見究之在皖年餘了無建白卽區區一苗需霖亦不能招撫得宜良以衝鋒陷陣之才不能勝察吏安民之事也夫一邑失人則一邑危一郡失人則一郡危督撫藩臬不得其人則一省危矣國家以科目取人無論滿漢或由翰林或由部屬學習有年堂官察看保舉而後外用道府其慎重如此方今元惡就除民氣未復一切撫恤瘡痍較尋常十倍若以聲望未著之員驟膺重任屬員輕之百姓輕之安能望其成事哉所以楊岳斌之用總督蔣益澧江

忠濬之用藩司臣諄諄爲

朝廷言之者誠恐軍營出身或不通文理而胥役操大吏之權或偏尙武員而綠營干地方之事以治賊之法治民將來積怨閭閻或竟別生事故執法以繩不得不重治以罪在該員不能保全勳業盡棄前功已爲可惜而民間受禍呼籲無門焦頭爛額之民又罹荼毒不尤可憫懷乎伏願皇上進退人才倍加慎重則民生之福也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上終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下

黃州府知府英 啟纂輯

藝文志

集部 外籍文附

宋

蘇軾

字子瞻眉山元豐時謫官黃州團練副使傳詳遷寓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與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琚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摹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黃庭堅

字魯直分甯人初官學士後出知太平州

贈龐安常序

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爲人治病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爲氣任俠鬪雞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爲博弈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中年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綜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用以視病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宜珍膳美饌時節其飢飽之度愛老慈幼如痛在己未嘗輕用人之病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閒游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

可縷數它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用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知適有疾未能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則過半矣故特著行事序之

明

李東陽

字賓之茶陵州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

鄒都憲薊州祠堂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麻城鄒公既卒之五十年後近畿東北邊之將士吏民以公嘗巡撫茲地有功德不可以不報建祠祭之祠在薊州者都指揮劉侯某請太子太保閣老東齋劉公爲記於是守

鎮總兵官都督李侯銘偕巡撫副都御史嘉魚李公田命守備遵化等城指揮使張公璵亦建祠立碑來請記於予予生晚不及接公風範聞公名鄉曲閒舊矣及仕於朝聞東人道公事又會其子開州同知淪及其孫刑科都給事中騏獲見其譜末銘誅粗識公之一二而益歎其賢公在正統閒通政參議出督永平山海糧儲事經畫詳密出納明慎民甚賴之也先入寇進都御史兼督薊州遵化居庸紫荆諸邊關軍務簡將閱兵納芻粟繕倉廩築城浚濠修治械器百廢俱舉一時論保障之功者必歸焉嘗觀己巳之禍天下之大變也然不旋踵而定若無事焉蓋國家有可以制亂者三國富也民安也多賢才也自洪武永樂創業定難以來至宣德正統休養生息府庫豐溢倉廩充積故雖費而不匱閭閻吠畝之

民食有稻衣有帛嚴刑重役不加其身橫科厚斂之舉不至其家故卒有警而不變內而臺閣公卿謀畫制馭之宜外而憲閫將領攻戰禦守之力故政務叢脞而不廢以斯言之若鄒公者其功業之盛如此也或者以爲公當艱鉅時不親錢穀刑獄之務未嘗攻城掠野獻俘貢職若未足以盡其用者獨不知蕭鄧侯之事乎鎮國家撫百姓餽餉不絕其功固已蓋汗馬之勞矣公在畿郡有撫綏安輯之功在邊徼有防守備禦之策而况提握重兵爲殿拒振耀聲烈以成不可犯之勢乎夫古之有功於民者生有爵死有祀若公者縱不克上膺國家之典顧其民與吏有不能已於情者乃從而祀之豈不可哉君子之論政者每憂治世而圖先幾當平居無事時必深培厚植結民心經國用儲蓄賢俊以待天下故取之

而有餘用之而不可窮苟徒恃乎戎馬之強鋒鏑之利以折衝禦侮於不得已之際亦且勞矣此予於今日聖天子國用之富厚民心之安輯賢才之衆多未嘗不有感於昔而公之賢亦豈不重可慕哉而况居其所重之地躬其德政之美被其澤於無窮者哉後之登公祠跡公之所爲其所感慕豈有窮乎此國家之大者故予不獨於公之身言之公受命撫蘇松諸郡亦有惠政茲不著

蔣

信

字卿實武陵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貴州提學副使

江防分司題名記

湖省古荆楚地昔之稱荆楚者曰江漢爲池蓋江自彝陵荆州會洞庭湘漢歷九江會鄱陽而東盤帶上下凡數千里楚實借其形勝昔人謂之天塹以其地當留都之右臂然上而鄂岳下而蘄黃

據圖以觀則固均東南喉襟也自入皇明以來凡其要害所在設
置兵備久矣而江防獨闕焉豈其慮偶未悉耶嘉靖戊子朝廷用
中外議始設兵備僉事整飭上下江防然止一員分司岳州府越
丙申乃復用中外議添設下江防僉事分司蘄州其轄則由蘄黃
西盡漢陽北盡德安其兼制北則汝甯東南則九江南昌安慶悉
在焉其職務則自整飭戎備督察寇竊外凡糾貪殘勵廉能辨獄
訟查庫藏皆得以憲規從事焉蓋自是下江防始有專責矣其分
司居藩府州治之間其大門儀門廳事退居燕寢左書院右射圃
之制創於初任劉公亦齋光文成於繼任卜公監泉大同越庚戌
翁公丹山學淵以代卜至乃於儀門外左爲土地祠右爲鈔案房
而又於分司之前置石坊者二扁其左曰蘄黃重握其右曰江漢

巨防於是分司之制視昔益備大江抱而後羣山瞰而前體勢尊
嚴隱然爲長江雄鎮矣公曰官司立石題名古也其容緩諸遂亟
圖焉而請記其事于道林子道林子曰蘄黃雖楚之東門然以觀
天下之大勢則雖秦之函谷不能過也行道之人過深山崇林而
悚焉畏者以其有虎豹居之也不然則從容掉臂往矣夫江防設
矣嗣今秉節而來者未有已也得不得不爲茲鎮深思長計之乎夫古
未有文武之分戡定掃除之績每出於講習詩書之士也非古之
才異於今也以古之講習詩書者平時則以天下事爲己任當其
職則孳孳汲汲知有國事靡卹其他是故心盡力殫則文武之才
並裕蓋不外此心而得之矣吾聞往者亦齋以嚴治監泉以寬治
忠赤同而仁義從時者也丹山公以其純潔彜粹之望顧方起謫

之餘超擢柄重以去宜無待朞月而顧皇皇焉為鎮計其久遠有如此非思協心以同底於道者乎夫天下至變者時也運之者人也發揮文武以為經綸者心也嗣茲任者顧不在盡厥心焉已哉丹山公曰名言或不徒記也已宜鑿諸石以為永訓

吳國倫

字明卿興國州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河南參政

奚大夫像贊并序

嘉靖壬戌十一月奚大夫攝政莆中而死其難君子哀之初賊之圍莆中也先以偽兵入大夫心知其偽將執之以伐賊謀乃憲大臣卒為偽兵所給城遂陷憲大臣亦縋城走得不死奚大夫死之死之日無有知者又失其屍所在即莆人多謂奚大夫或不死賊手延平太守周公曰豈有奚大夫不死莆難哉乃使人大索三月

得大夫屍於民舍中雖膚受三刀而顏面肌色如生時延平公乃使繪事者貌其像為位哭甚哀諸父老子弟觀者亦莫不哀奚大夫如生也後莆人又稍稍言奚大夫欲執偽兵之事延平公泣曰我固知奚大夫與城俱亡於是以奚大夫像屬國倫且告之故曰子能斬一言使此大夫泯泯乎嗟乎悲哉莆中不守非大夫罪然大夫亦可以死矣不則縋城走耳莆之子遺謂大夫何大夫楚人又與予善故涕泣而讚之曰我我爾冠烝烝爾儀爾命非正爾顏則怡嗚呼嚙嚙豈得死所耶

屠

隆 字長卿鄞縣人萬曆丁丑進士官禮部主事

為瞿睿夫訟冤書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及過其時則世指之曰不祥今某之為

黃梅人瞿九思訟冤者此某之候也非以爲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酒接殷勤之歡卽問以其人修短白黑茫然耳古者蓋有緹縈朱勃郭亮寒朗劉向其人者能以其言白人沈冤至義聲傾動千古彼皆於父師交遊之閒言其至情情至則切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蚓彼鳴其候耳無所爲無所求也今者某之言瞿九思者亦無所爲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蓋昔者舜爲帝禹爲司空咎繇爲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一夫稱冤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化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渺一

夫耳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罷孝廉徙塞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冤之何故豈非以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冤也豈非以一夫者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沈陳今古卽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鬪口民之沈於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白則天下後世冤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淒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絕代放在江潭令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雉深秀峭絕之語吐之而其徒有宋玉者又爲之附麗鴻響以砒旬後來故其冤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難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咎繇之世則無此難屈子而當楚王則江潭之纍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尙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沈冤如九思者
是聖賢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狙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
長流塞下夫使九思所坐誠真是亂民也罪無赦而天下之人輒
冤之則惡得真且狙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爲天子牧
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念久則思何狙
擊之有卽一夫倡難萬姓捍焉難何繇與令之不才怙然其民民
不能堪卽邑中羣起而仇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造其果出一
夫狙擊如古朱亥博浪之爲乎果以一人自作不道乎如出一夫
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以邑人亂則此一令者或者邑人之所同
仇也邑人同仇而以一夫獨坐可乎且民之所懷其誰能傾民之
所仇其誰能比黃梅之事某以爲令實爲之必也治其無良則邑

人之罪而以鼓衆倡亂曖昧不明之辭坐一書生則何說也某雅
聞九思以才名爲令所禮生平固了無睚眦之傷何至相仇如此
卽如杯酒失歡非不深怨又何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以一夫奮
臂持挺如雲也九思所坐無亦才名爲禍蛾眉取憎耳固天下所
共冤聖君賢相所必察也某與九思何爲哉方漁釣海上不過聞
滔滔江漢有年少負奇才之瞿九思文掩中州名在南邦又未幾
聞以註誤受惡爲塞下遷民心傷其冤而已比以公車之役薄遊
長安聞九思方擊登聞鼓奏書自訟於聖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
年十三博聞強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爲書累千言歷抵公卿大
臣稱父冤願附緹縈之義某聞而壯之相過逆旅勞苦如平生歡
見九思溫焉醕謹子甲髮纔覆額短衣楚楚可憐試以文章倚馬

立辦的然先秦兩漢聲某此時忼慨而泣數行卽欲爲之作一牋
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白其事如弦上之矢矣某亦何所爲亦何
所求哉賤臣隕霜庶女感風匹夫匹婦足關天道皇皇上帝固不
以其微細而遺之也况九思大楚美才抱洞庭雲夢之秀擷靡蕪
蘭芷之芳上可石渠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今陛下夢寐賢哲
以興治理有才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罪見枉卒從吏議而令
文藻清譽之士貫木荷及遠投窮邊以飼豺虎悲吟於黃沙白骨
之場躑躅乎酸風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
朽又令十三童子牽衣臥路吐其少年英詞秀句長謠孤兒吟爲
行道嗟傷見聞扼腕早違嚴父必至淪落草閒文采銷滅而無所
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材培養國脈也區區之愚蓋爲人材國脈

甯詎止爲九思一夫乎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
長之下蠶室亦興歎於家無貨財交遊莫救乃若大俠郭解之徒
至使大將軍爲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同方九思爲文學有聲家
席先人之舊業足具饘粥此時交遊賓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
而稱相知今一旦無罪而下於理聲名摧隕家業蕩破父子垢面
囚服倉皇北走短褐蕭蕭泥沙滿面平生交遊掉臂不顧某竊痛
之某與九思父子無一日之雅徒激於氣義愍其冤狀而昌爲之
言誠出不肖樸誠又以媿夫交親而掉臂有涼德者也伏惟明公
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明之智燭彼葑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蟲縣
寓戴仰中外咸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蟲也其含冤不止一葑
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協氣流鬯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

公不忍也特無爲明公言之者某海濱一介布衣韋帶之士躡草登朝疎愚罔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於下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滄雪誣枉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事圖之某惶恐死罪

陳邦瞻

字德遠高安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戶工二部侍郎

請起用樊侍御疏

直臣久戍瘴鄉敬遵恩詔請乞赦還錄用事戍官樊玉衡孤忠天挺小臣抱廟社之深憂浩氣雲蒸讜議關儲君之大計雖一時緣慳直忤主而究竟以血誠回天當時之早建元良今日之快瞻聖主縱未必皆其強諍之功亦不可謂無一激之力而乃以諫行言聽之臣使終老於雷陽荒徼之境亮亦天王聖明所不忍也况召用卹錄屢奉恩綸豈諸臣可紆朱委珮於班行而玉衡猶未可生入玉門關乎所宜卽日赦還亟爲起用以爲批鱗折檻者勸也

茅瑞徵

字五芝歸安人萬曆辛丑進士官黃岡知縣傳詳秩官

黃岡令題名記

蓋予自受牒爲令恆怵然思也既得量移揆所以息肩者更得楚之巖區爲思滋甚古亦有言不善爲吏視成事矣黃剽警難馭甲其渣然前數公用以顯名起家擁戴天子邑人今猶尸祝不廢將難治又豈在黃也予自度賦材最瑣卽殫其弋獲無以踰前數公意復倣軼事可踵行者因攷邑乘輒旁質先後爲令歲月及其爵里而詮次已苦無徵矣今擬令者強顏親之曰民父母有人子而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不能憶若父母世必怪之而至其所不知誰人重累而上必系之
以譜而始核爲漸疏也又况夫令以強爲親固無強而疏耳然則
重累而下欲叩之以所不知誰人通其纖曲此非譜而勒之貞珉
其子之子不能而它將焉取徵無徵不信茲令所爲急題名也隆
萬以前郡志略備郡有志後今又幾十春秋前數公最著餘亦多
不能驟憶然姓氏尙可譜舉其人可以知其政有衆同舌以榮有
衆同舌以嗤等此姓氏而榮且嗤之間若廷與楹嗟可畏也語云
前覆後誠前者以驚則後者以趨卽先後受牒諸君子無慮若而
人夫其姓氏具在謹視而度俛仰之間應已得所師矣如前數公
非有瑰政瑋術以奇用吾民而民到於今便之衆之所便則父母
也令秩固輕而爲天子息養一方稱名曰父母則甚重夫孰知父

母之謂者以子產之賢傳猶曰僑衆人母故知父母之義能兼之
者蓋寡大學稱絜矩之謂父母其道可以平天下度天下之與一
邑尋之與尺也前數公益仕辦爲令今佐天子以調化瑟辦乃踰
令黃號難馭而前數公名以崛起難固在令豈在黃哉知爲民父
母後乃辦爲令且辦爲天下令譜壁閒之石而曰某名九鼎某名
糞土幾能強顏爲之父母余今思未艾矣

賀逢聖

字克繇江夏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武昌城陷殉難贈少傅諡文忠

實錄補牘議

逢聖等近睹禮部會議諡典一疏欲將國初不盡名賢另行補牘
且云不信傳家之錄不憑諛墓之文惟駿德鴻猷煌煌國史者予
之逢聖等考得原任應天府尹張璘則載在章皇帝實錄者也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案實錄璘字文玉湖廣黃岡人永樂中由進士擢山東布政司參政改山西宣德二年調福建考最陞應天府府尹璘聰明廉潔幹濟所至能恤民爲京尹不諂中官雖屢讒璘於上不聽未幾以病死夫章皇帝實錄纂修於楊文貞士奇楊文定溥楊文敏榮王文端直王文安英數君子之手其抑揚予奪最稱嚴謹嘗攷中間品題絕少全瑜之語京兆非有清潔真操敷應實跡安得邀此特書諸先達非係商榷最真嘉與最切安肯錄之死後二百年之定論旣已久而可徵諸名卿之公評尤爲確而可據視近日之取信於碑銘傳誌雖連篇累牘而猶費推敲者不啻星洲也儻得俯賜稽查概從補牘庶人知姦修者雖幽必聞論定者雖久不遺將諡典有光而國史亦重矣

李若愚

字愚公漢陽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

請補楚中諡典疏

爲易名一代大典衰德千秋盛事謹據會典特舉幽貞事臣竊惟世運剝復全繫人心人心邪正祇賴名教人心者匡復宇宙之具諡法者春秋義也大夫沒則請所以易其名者其制昉於周公而定於沈約杜預蘇洵諸名臣或以全德名或以一事名貞徧惠繆正不妨褒刺並見夫法有賞罰一時之榮辱也諡有貞醜萬世之榮辱也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我國家鄭重其議五年一舉行綦嚴矣然議者多拘攣守文不從名教起念高賢湮沒不傳者比比而是往徐師魯建議止覈人品高下不拘官品泉壤始稍稍生色矣大明會典一款實云官品未高勤事死義例得特

黃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諡臣考本朝以四品諡者魯文恪是也以知縣諡者鄧文簡是也
鍾同以御史贈大理丞諡矣楊繼盛以員外贈太常卿諡矣何遵
以主事贈尚寶卿諡矣陳選以布政贈光祿卿諡矣沈鍊以經歷
贈光祿少卿諡矣近議鄒智以州吏目補諡矣楊源以五官監補
諡矣何得以官品高下而廢勸懲大典也近奉明旨咨訪諡冊發
單會議臣楚人也例得言其鄉先正頃如楊漣首發逆謀精忠大
節已蒙皇上鑒錄先是給事中李沂抗疏擊大璫杖闕下給事中
孟養浩抗疏請冊立柱闕下一段義烈俱載萬曆實錄中秉禮諸
臣能任之惟據臣所耳而目之可表可傳者楚有三大賢公論久
定祇以官爵未顯議者闕焉臣敢據赤以聞故戶部員外郎漢川
張緒清操苦節胡威劉渙一流人而風節不減薛仁輔惠政不減

陸九淵緒夙與張居正友及柄政不少遜始終以忠告相匡其力
拒故人巡撫一語至今在海內名人口居然孫覺錢顛矣林居二
十年孜孜以講明正學成就人才爲急遠近謂程明道再見晚節
上疏乞代師李材死中外義之跡其一二正足廉頑立懦史臣焦
竑傳之以告四方而幽芳徒挹嘉名未錫識者恨之故崑山縣知
縣黃岡樊玉衝爲諸生便有徐穉非力不食梁鴻不肯因人熱風
節起家兩劇邑家無石儲身無完衣苦節孤誼一肖其師張緒九
年滿以吏禮兵啟事皆不報父病乞身歸竟以孝死學臣董其昌
表曰孝介先生銓臣王士騏誌其墓禮臣郭正域紀其傳至今兩
邑尸祝之種種芳猷鄒志完陳瑩中不是過也公議已僉同矣而
以官卑不爲請不有知縣鄧文簡例歟故長興縣知縣贈太僕少

卿黃梅石有恆清操卓識有膽有骨為令發姦摘伏澡身礪節治平為兩浙最壬戌偵知葉朗生謀逆聞於撫臣得先發一日擒其魁請於朝立磔之不爾則吳越半壁皆震矣逆黨乘元旦拜萬壽禮突執有恆以報前憤欲因而起兵且逼奪其城印有恆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殺即殺耳朝廷倉庫城池不是我買命物也遂遇害中外咸謂張巡許遠後身今世何得有此社稷臣蒙上贈且卹矣而易名大典方在會議臣有恆友也應為之請自反此心可對君父臣不愧矣皇上若以臣為讐言請徵諸左驗張緒仕留都日久大節清風今留都人仕中朝者余大成方孔炤等可訪而證也樊玉衝歷中州三吳治績最著今三吳中州京朝官多矣劉可法顧錫疇等可訪而證也石有恆死節始末大司馬王洽撫浙時

嘗列其狀以聞現在朝端可訪而證也其可令此三臣者姓字不一耀於春秋也哉伏望皇上下該部一照會典從公咨議簪筆之臣速定所以易其名者勿以官階不高而格之世教人心所補裨大矣

金

聲

字正希湖廣嘉魚籍江南休甯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殉難贈禮部尚書諡文毅

送王子雲遠遊序

子雲忠臣子今窘急且不能自活而餽其口於四方四方人知其繇念子雲尊大人當時若弗堅意殉國生死閒稍稍能自謀子雲亦何遽爾恐自今以往天下之棄其子孫以從王事者將寥寥也子雲且休其勿遊乎哉雖然子雲不遊子雲則端坐而餓無已則有先人遺廬可半其值以沒於富貴之家之二者吾知子雲不能

微獨子雲不能今天下之皦皦鼎鼎淵憲自命者余皆知之且余既拙不能為子雲計何以勸子雲勿遊也子雲行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有能為吾子雲計使其三年內無復母弟饗飧憂者其必勸子雲勿復遊耶上則為文成次亦不失眉山吾師祀瞻先生之許吾子雲者蓋若此也余尚憶斯語也子雲念之國朝

計

東

字甫草號改亭吳江人順治丁酉舉人

贈王又沂序

我家四世師友於黃岡獨多豈不異哉有識其父於三十年之前既友其子於三十年之後者黃岡王氏又沂之於子父子是也有識其子於十五年之前既友其父於十五年之後者予與黃岡朱

氏菊廬父子是也我先君性沈靜簡默不妄交游每談士競引重始應四方文社事又沂之識家君也在乙酉正月時先君方出謝友人之會弔先大母故相遇吳中丞家又沂為予言先君白衣冠顏色顛顛若重有哀者同坐為張九臨吳羽三吳宏人兄弟予聞之泣下蓋先君以是年春三月哀毀嘔血至明年春不勝喪歿矣嗟乎今天下文章之士如雲予小子幸多四方賢豪長者交然自江浙數百里外求一人曾識我先君若又沂先生少矣然則東對先生言動閒稍輕躁狂易有悖先君對客謹慎意先生必心非之東也敢不敬乎况先生夙有聲譽藝林為吳廬王公舅氏而與公諸賓客飲食起居不求稍異謙抑能下人論文得矩矱變化觀其持己論文可以知其人文矣敢不敬乎尤異者天啓初東先大父

在成均觸忤魏忠賢黨人中以家難幾不測而時以縣令力為保全者黃岡晏泰徵吏部也為一世拔我先君童子科中三試皆第一後院試亦第一俾先君自此知名亦晏公也為再世東丁酉舉於順天黃岡曹厚庵先生予座主也知予二十年館穀予俾予得負米以將母為吳廬王公而因公得交其親串若菊廬又沂及公子子重菊廬子庭怡門人陳翁餘又皆黃岡人也為三世子長子準交庭怡其事詳于贈庭怡序中為四世夫黃岡之至我邑凡二千餘里可謂遠矣而寒門四世所師友得諸賢人君子於黃岡若此亦盛矣豈不異哉因又沂之與我先君之相識遂牽連及此亦猶古史傳書法之意也夫

蔡

新字次明漳浦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恭

與萬南泉書

舍弟都中來信知門長兄二月得郎真大慶也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吾兄今日兩得之矣聞四月內南旋未知何時到許闕為面別特草數字以當促膝我輩平日過失叢滋稍不及檢即墜落萬丈坑塹但當時時動心忍性搜尋自己病痛力加振刷克治使身心中確有可據然後可以言命吾兄氣質剛勇學識深邃非弟鄙劣所能望萬一者獨迂愚處亦頗同病回家以後更望一意涵養口不言出都之事素精易理即取屯坎蹇困剝復履謙等卦時加觀玩講求古人寡過之方而實體之至斯世斯民之故亦無時不往來於胸中此自是吾儒心性中事非關用舍也此際卓然有見方有站腳處若徒於盈虛消息禍福榮辱等事淡漠置之一達

觀者能之非所望於賢者也弟拙疎如故悔吝愆尤日見其多受命以來刻刻悚惶數月之間心力俱瘁祇求自盡此外是非聽之輿論得失憑之氣數亦不以介意也伏冀細不便即留息相示知交落落又復水流雲散然精神貫注亦無時不合併也久不談不覺縷縷餘不一

吳之勳

字滄巖海豐人進士官黃州知府傳詳秩官

靈鏡頌

弁序

古者美盛德述形容而頌作焉類皆上之朝廷告之郊廟故劉彥和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云有限也自漢以來不獨甘露醴泉神雀龍馬擬清廟範駟那而淵雅之倫騁意趣之旁流以文章為游戲若靈壽杖與畫扇諸物亦竊附其體裁頌斯降矣余以為頌者

容也天下之物苟無功德被於人雖山海殊奇固可以不頌天下之物苟有功德被於人雖尋常日用皆不可不頌何也體非朝廷宗廟而義則繫之者大也曩余守齊安之十二載為嘉慶甲戌自鄂會而下余月不雨皋月又不雨至於旦月苗則稿矣余率屬走籲百神不雨如故嗣用春秋繁露所載法不雨仍如故當斯時與民皇皇深慚失政惟日暴身壇所請罪於天而已會大藩檄郡縣通行禱雨法設壇有圖有符呪內須真正節婦鏡一枚對日設案仰面平放研極濃香墨潑其上誦呪而抹勻之余學陋不知法所出猶記異聞集載唐天寶中揚州鏡匠呂輝遇人自稱龍護為鑄水心鏡遺一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與雲吐霧行雨生風後大旱祠之須臾甘雨大澍此以神鏡通靈與節

婦鏡無與又紹興志載上虞寡婦孝養其姑姑疾死夫女弟誣告婦鳩被殺其地早二年殷太守丹至知冤祭其墓而大雨此以表節婦致雨又與鏡無與余臆測之陽燧取火於日陰鑿取水於月以陰互陽理從制化又藉人道之幽貞感天心之仁愛神應故妙也爰遵臺檄令老吏廉取於民間吏白黃俗尙義節婦良多但貧者恐以捐飾致棄度城南許生希曾者其祖母殷母李皆青年守志皎若雪霜久合例

旌猶以身未終志未畢堅拒宗人呈請篤節如此而其家不貧兩鏡必有存促取之其母果出諸笥及持至混沌沌不知塵封幾何年乃粉之以元錫摩之以白旃如法安置潑墨誦呪復爲漚忱祈禱俄而微涼襲人黑雲四起雷雨大作百植怒生於是吏民歡

騰且不惟一郡沾濡已也余旣謝神撤壇卽遣鼓樂送還竊惟我朝微顯闡幽靡所不至民間婦女但能完節合格不辭重費帑金建坊崇祀且採其特出者彙入史書如許生母與其大母縱力拒表揚百年之後不患無臚列事實援例請

旌者若鏡本頑然一物非必龍爲之隱神爲之工而附真嫠之精爽輒能感格天地役使風雷雨澤被於禾苗功德及於民物守土者亦藉以寬不職之咎鏡雖頑不旣靈矣哉儻令消沈與凡鏡等曾不若木杖畫扇猶得見諸歌頌致

聖世靈物久而無傳抑亦詞人之疏也况身關其事者乎余時役於案牘促促未暇擲毫迨許生子汝齡汝梅雋郡試來謁詢其鏡故存而值余遷巡襄鄖又悵不及爲之茲以年老

予休歸里舟過齊安復見許生父子覺向所拳拳者怛怛難已因於舟暇操頽唐之老筆頌靈異之壽光工拙所不計聊存美盛德述形容之遺意云爾頌曰

淑媛載降金和玉貞儀節修整鑒茲容成鸞孤鵠寡塵掩光明天昭其節早魁無情暴身罔濟循法乞靈啟匳向日潑墨雲行雷雨滂沛朽枿枯榮通幽解沴其中有精焜燿家國澤被蒼生白陽取鑄莫之與京

金雲門

字菊仙休甯人道光癸巳進士官黃州知府傳詳秩官

寄都中諸友書

江右被賊竄擾九十日今又竄踞九江攻破田家鎮徐石民觀察鏖戰半月屢獲勝仗十三日與張仙洲觀察同時陣亡可勝痛惜

李紫藩兄棟新升荆門州牧亦先於十一奮勇當先援兵不繼致被戕害此三君子乃楚省翹楚一時俱盡此時文員中除江臬憲外僅有張仲遠司馬曜孫伍文山司馬惺兩君可恃人才之難如此弟守黃州僅兵百餘耳人心不固盡是驚弓之鳥十六夜賊竄巴河距郡城四十里城中遷徙一空守士官與城存亡斷無出城之理朝服向北闕九叩坐以俟如賊至則赴水以死絕命詞二首寄呈台覽同鄉諸君俱乞送閱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武昌城陷內子汪恭人及長女三女同日自經今弟又遭此難兩姪尙未成立兩孫更幼穉長孫述祖尙流落黃州內子及舍弟小兒柩均未歸葬書至此筆隨淚落矣弟服官二十餘年民心尙爲洽愜屢任防勦亦稱得手此次大兵俱在江防餘則保守省城以固根本黃郡

無兵無餉空脊難奮又去年兵燹之後財匱力窮人心又怯事勢至此惟有一死大丈夫視死如歸亦復何言惟上不能為朝廷保城池下不能為百姓保家室死有餘慙耳靜夜獨坐不覺言之縷縷從此不復相見矣吾兄勉之天下事尚可為也癸丑九月十六日夜

月十六日夜

絕命詞詳秩官傳

附巡撫胡林翼致黃州知府周炳鑑書金菊仙太守咸豐三年死事黃州其妻女眷屬於先一年鄂省被陷時亦俱殉難闔門忠義大節凜然洵堪矜憫查故守之概賢良之治實令人追感不己身沒之後不名一錢茲其胞姪程廣文赴鄂扶親旋里念途跋涉資斧維艱其家只寡媳幼孫尚存休甯也應望吾兄念故守為鄂省第一賢良為國捐軀一門全節與雲錦兄通商籌度俾其五棺早歸不至久淪異地以昭激勸而慰忠魂是所至感所臚行狀可以公覽弟嚮不識菊仙先生而每聞其德政品節欽佩萬分弟已緘致中堂願以二百金列入賻單之後並以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下終

黃州府志卷之三十六集部 外籍文 二十

